

光明文藝叢書

枉費心機

石靈著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6 578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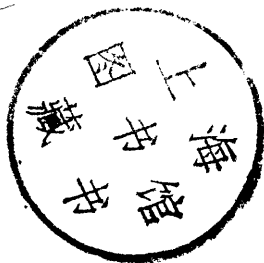
期 還 期 借 號

光 明 文 明 藝 叢 書

枉 費 心 機

(五 幕 喜 劇)

石 靈 著



上 海 光 明 書 局 印 行

中 華 民 國 十 三 年 三 月 再 版

~~122815~~

122815

~~1662723~~

〔時〕 現代

〔地〕 上海

〔人〕

孫祥甫 五十多歲的老頭，讀書人，自承是舊學，但不服輸。很看重錢，但不必把他當做一個慳吝人。不能算十分頑固，譬如他不滿於他的兒子，可是在他要錢的時候，並不嚴厲地拒絕。喜受人恭維，愛作主張。有時也服從道理，自然是他自己的。

孫維琦 孫之子，二十一二歲的大學生，蔭福不錯，所以有孩子脾氣，愛頑，好淘氣，其心無他。

孫維芳 孫之女，十九歲，也是大學生，聰明伶俐，活潑，淘氣，大胆，一個做着美麗的夢的小姑娘。

李美英 孫之甥女，二十一二歲，也是大學生，父母去世很早，一直住在孫家。相當懂得人情世故，所以聰明藏在心裏，大方蓋過活潑，但沒有普通女子處在這種境遇時那種憂鬱和古怪的勁。有時還不脫孩子的淘氣脾氣。自然，女孩子還有不做夢的嗎？她的夢，是將來有一個美滿的小家庭。

高敬祥 約三十歲，大學裏的小職員，和維琦等同過學。這是一個很需小心對付的腳色。你說他是好

人，你說他是滑頭也可以，你就說他是陰謀家也未嘗不可。他的學問品行都很好，懂得人情，明

白世故，他的做人的哲學，與其說是認真，毋寧說是應付。從外表看來他是很用功的，可是他對生活的態度，漫無目的；也許，那就是一時的方便。他好像是爲着叫人說他好而生的，但也不盡然。因爲他也做妨礙人的事，不過他不讓人知道。他的外貌是很沉靜的，不浮滑但也絕非傻子。他循規蹈矩，可是難在並不拘謹。他懂得對什麼人該說什麼話，在什麼情形該有什麼動作。他的意見從不和人衝突，前後言行矛盾不在乎。他也從不生氣。要是對於做人，他有一貫的主張，有個終極的目的，那麼這些條件，只要稍稍刪動一下，或者簡直就不刪動，只當做一種手段，他簡直可以算到好人的一邊去，可是就差在這一點，於是什麼都變了，即使他沒有什麼陰謀被你揭破，你看到他也感到老大的不舒服。

洪志揚 二十多歲的大學生，維琦同學，實際很認真，外貌愛滑稽的人。

吳俊英 二十多歲的大學生，維琦同學，傻頭傻腦，一片好心。

阿謝 維琦同學。

李昱東 約五十歲，美英伯父，舊學，現任某處維持會長。

小林 李家僕役，二十多歲，鄉下的老實人。

安兒 十幾歲，孫家小使。

第一幕

〔時〕 冬天某日下午。

〔景〕 孫家客廳，台右有門，通出大門；台背有門，通孫之臥室；台左有門，通維芳美英臥室。壁上懸些中國山水和對聯。陳設有新式傢具，但是舊式佈置法。開幕時美英從右門走進來，維琦跟在後面。

琦
表妹。

李
（走向桌邊，不理他。）

琦
（跟了過去）表妹，你再不理我，我就要自殺了。

李
（突然回過來，頑笑地。）你不是已經自殺過好幾回了嗎？

琦
我怎麼樣才能叫你明白我呢？

李
好，你去自殺，我就明白你了。

琦 可是我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好。

李 你要我教給你方法嗎？吃安眠藥，喝來沙而，觸電，臥鐵軌，上吊，跳黃浦江，多得很，隨你揀一樣。

（坐了下去，琦立在她的對面。）

琦 可是那些都不大舒服，而且還有苦痛。

李 要自殺，還怕苦痛？

琦 是的。我近來倒想起一個好法子，可是得你幫忙。

李 要我幫忙好，你說出來，我幫你的忙。

琦 我想那是頂舒服，頂快活，頂沒有苦痛的。

李 什麼事？你說。

琦 你答應愛我，我一高興，高興死了，那不是頂痛快的嗎？

李 （看着他一會）哼，你這人（起身急向外邊走去）

琦 （跟着）表妹，你說你到底愛我不愛你？老是這樣不拒絕，又不表明態度，真要急死人。

李 你要我怎麼樣表明呢？你自己爲什麼不明白（從左門走了出去）

琦 我一定去自殺。(剛要走出去，維芳從右門走進來。)

芳 哥哥，什麼事又要自殺？常常自殺就沒有人怕了。

琦 (回過身來) 妹妹，是你！(兩人走近)

芳 又碰了表姐的釘子，是不是？

琦 是的，妹妹，你爲什麼不幫幫我的忙？表妹對我，老是帶理不理的。說拒絕不是拒絕，說接受不是接受。

芳 我不是早對你說過，叫你息了念頭嗎？

琦 爲什麼？不是她已經有了愛人？

芳 那還用得着問？

琦 她的標準不是很高的嗎？

芳 是呀。很高就沒有人合適嗎？

琦 你說他的愛人是誰？

芳 在他們沒有定婚之前，她叫我無論如何不要告訴別人。

琦 可是我是你的哥哥。

芳 那也不行。

琦 好妹妹，告訴我吧，我好想法去打敗那個人。

芳 那個人是你打不敗的。

琦 到底是誰呢？你告訴我，也許你跟阿洪的事，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，我一定盡力。

芳 （又害羞，又得意。）呸，你這樣的嘴，怪不得沒有人愛你。

琦 好，我就不講你跟阿洪的事，請你告訴我吧。

芳 我告訴你個影子，讓你猜一猜，好嗎？

琦 好。

芳 這個人可算是一個標準的青年，性情好，學問好，相貌也不錯。沒有什麼嗜好，跟朋友在一起，從不得罪人，從不討人的便宜。講的話都是你要說的。走路的時候他讓你先走，用錢的時候他自己先用，過後就是你再還他，他總是吃點小虧。他……

琦 你說是高敬祥？

芳 不是他是誰？

琦 表妹愛了他，他也愛表妹嗎？

芳 那還用着問？

琦 他們並不常在一起。

芳 那怎麼能讓你知呢？你說，你有什麼方法打敗他？

琦 這可完了。

芳 所以我說你得自諒。

琦 平心說，一個女子是應當愛高敬祥那樣的人的。不會有什麼苦吃。

芳 尤其是表姐，從小就沒了父母，一直住在我們家裏，雖說她自己家裏還供給她念書，可是一個親人也沒有。現在連信也斷了，自從淪陷之後，表姐連信都沒有接到過。不知道一家人死活存亡。你看，這種情形，她自然想找一個好好的人，早點有個家了。不過我的意見，是不喜歡人太十全十美。我以爲人要有點缺點才可愛。

琦 那是當然的，我這是比方的話。我要是喜歡那樣的，爸爸也不至於常拿他比樣來教訓我了。

芳 對了，你越想越沒有希望了。他頂打上爸爸的緣來，表妹要是去告訴了爸爸，懇求他的同意，他一答應，那麼什麼事就算定了。爸爸的脾氣，你還不知道嗎？

琦 妹妹，你替我想點辦法，我真攪昏了。

芳 我想頂好的辦法，是你斷了念頭。

琦 不，我不能。

芳 那你是自討苦吃。

琦 也好，爲愛情吃點苦，倒也滿有味兒。對於我也許很有幫助。

孫祥甫 （從背門進來，聽了他們的話，有點生氣）又說什麼？一個年青的人，不知道想飛黃騰達，成天說着這樣敗氣的話，真可恨！

（兩人吃了一驚，互相做了個鬼臉。）

芳 （跳了過去）爸爸。

（孫坐到桌邊，把眼鏡脫下，收到盒裏。）

琦 （站在原處）爸爸。

孫 怎麼今天有功夫在家？

琦 我正要出去，爸爸。

孫 我說噴，我們少爺是難得在家的，怎麼還不走？

琦 我想跟您要二十塊錢。

孫 我正在奇怪呢。你沒有事會耽在家裏！又要錢做什麼？

琦 我要買一本文學史。

孫 我聽了就要頭痛，成天買文學史武學史的，我問你念了那些書有什麼用？

琦 那是不能這樣說的，念書就是念書，不能問有什麼用。

孫 這簡直是昏話，我聽不懂，這是瘋子講的，好人斷斷乎講不出這樣的話。我長了這麼五十幾年，這是第一次聽到。我只曉得古人說的，學而優則仕。我不知道你們學堂先生怎麼教的，都是一班混賬東西。說什麼，要終生做個藝術的學徒，這真豈有此理！這是什麼混賬話，我翻徧十三經也找不出這種妖言。

芳 爸爸，您是不懂這些的。

孫 什麼糊塗！你敢說我不懂？做詩，做小說，是不是他親口對我說過的，學文學就是學的這些。哼！我不懂！你們才不懂呢。詩是要地位襯的，古今來出名的詩人，誰不是達官顯爵？小說，更糟，稗官野史，居九流之末，連醫卜星相都不如，你們懂嗎？古人有名的集子，誰不是經世文章？那個把雜藝放進去的有嗎？

琦 可是爸爸，現在時代不同了。

孫 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暗暗地又笑話我是舊學。哈哈，現在這種障眼法，瞞不過我去了。算我是舊學，難道你的同學，也是舊學嗎？那一個像你就說你們先生高敬祥吧，他現在雖已做事，可是從前也是你們學堂出來的。他可像你？他怎麼從來就沒有說過這樣混賬話？他的年歲不是和你差不多嗎？人家父母怎麼修的，不知是幾生的福氣！

芳 人家好是人家的，爸爸，常說有什麼用？

孫 常說？你聽我說過幾回，就厭煩了？

芳 每回對哥哥說話，您都要提到他。

孫 那是怪你們自己。我看看自己，看看人家，就不由得着急，怎麼能不拿人家做比方？你看人家

不苟言，不苟笑；說話文雅雅，頭頭是道；對年紀大的人，總是循規蹈矩，必恭必敬。（向琦）
你要是抵得上他一半，我早就心滿意足了。

琦 各人有各人的脾氣，學也學不來。

孫 對了，聽說你近來還到戲院去唱戲？這更是越來越下流了。

芳 戲劇也是藝術的一種，哥哥是學藝術的，演戲不是正當的事嗎？

孫 （氣得發笑）哈哈，你們兩人商量好，要把我笑死，是不是？倡優乃娛弄之小臣，現在倒成了什麼藝術了。我不信世道會變得這樣天翻地覆，什麼都掉過來，兒子可以管老子，女的可以翻倒——（突然截住）唉，也怪我的命苦。我要是有兩個兒子，我早不叫你念書了。化着祖上汗血金錢，拿去學文學，做藝術的學徒，學唱戲，（興奮地）你可知道，創業難守業更不容易？祖宗的產業，不能發揚光大，已經是夠丟人的了。我不能讓我們孫家清白的家聲，再給你敗壞掉。我明白告訴你，你學文學，那是沒有辦法的事，你快畢業了，我還能叫你改行嗎？可是從今以後，不准你再去唱戲！你要是不聽我的話，休想我再給你一個錢。

琦 是，爸爸。我不再去就是了。請您把錢給我，我好早點去買書。

孫 急什麼？一本什麼書，要二十塊錢？

琦 不單是買書，還有點別的用。

孫 好吧。（取出皮夾）反正不給你，我也沒有清閑日子過。等你畢業之後，我可不再欠你的債了吧？（數了二十塊錢給琦）拿去。記住，從今要務正，不准再去唱戲沒事的時候，和高先生切磋切磋學問。

芳 爸爸，看您這股勁，一口一個先生，他是您什麼先生？

孫 不是我的先生，也不是你們的先生？

芳 是我們什麼先生？他不過是個職員。

孫 越說越不成話，先生都不認了。師既不尊，道還怎麼能重呢？怪不得這樣一代不如一代。

芳 他又不教我們的書。

孫 不教書也得稱先生，這是禮。

芳 我偏要叫他高敬祥。

孫 我偏要你叫他高先生。

芳 高敬祥。

孫 好好好，高敬祥，高敬祥，我沒有那麼多精神跟你嚼唆。真是孺子不可教！（從右門下）

（琦芳兩人鬆了一口氣，望着孫的去路，做鬼臉。）

芳 看你再去演戲吧！

琦 你呢？

芳 爸爸不知道。

琦 我去告訴他。

芳 別管人家閑事，想想你自己的。高敬祥就是你的魔星，他罩住你，你不得出頭。你要愛表姐，表姐愛他；你要向爸爸要錢，爸爸拿他做比教訓你。

琦 有什麼方法叫他丟一回臉，也好堵堵爸爸的嘴。

芳 有什麼方法？除非你會催眠術，能叫他變成另一個人。

琦 我不相信他就永遠沒有缺點。

芳 算了，別談這個吧。你這二十塊錢預備怎麼用？打算不打算請客？

琦 請客是可以的，不過不請阿洪。

芳 誰叫你請他？

琦 就請你一個人。

芳 隨你自己的便。

琦 怎麼請法？看電影？

芳 那自然了，請不請晚飯？

琦 你說呢？

芳 我說請的好。

琦 好，我就請你吃晚飯，不過你得替我做到一件事。

芳 什麼事？我先聲明。表姐的事，可沒有法。

琦 不要你幫別的忙，只要請她一道去看戲吃飯。

芳 這個行的。不過就是你自己去，她也不會拒絕的。她並不是那樣的古怪人。

琦 是的，我知道。不過還是你去請的好。我自己去，萬一她要回一個不，那不是僵了？

芳 好，我去。

琦 謝謝你，下次我一定請阿洪。

芳 你又講啦？我不去了。

琦 好，我不講，你去。妹妹原是大方人，幹嗎現在這麼扭扭捏捏起來？

芳 可是這樣一來，你的二十塊錢，不又完了嗎？

琦 那有什麼關係？

芳 什麼時候出去？

琦 就是現在。去請表妹吧。

芳 好。（兩人自左門下）

（孫祥甫，高敬祥，吳俊英，出現在門邊。）

孫 （在門邊讓着）請呀，高先生，請進。

高 孫大伯先走。

孫 那怎麼可以？

高 您的年紀大。

孫 我在家裏。

高 我們常常來，像家裏人一樣，用不着客氣，還是老伯先走吧。

孫 不行，不行，我怎麼能在家裏待慢人走走走，不要客氣。

高 是是，遵老伯的命。俊英，你先走吧？

吳 走吧，客氣什麼呢？

（高側着身子走進，吳，孫，跟着進來。）

孫 請坐。

高 是。（坐到一只椅上）

孫 吳先生，請坐。（自己坐了下去）

吳 是。

孫 令尊大人好嗎？

高 （欠了欠身）託您的福，很好。他也叫我跟您問好。

孫 不敢當。

高 老伯，維琦在家嗎？

孫 才在這裏的，恐怕出去了吧，他說要買一本什麼書，你也買了嗎？吳先生？

吳 什麼書？

孫 叫什麼文學史。

吳 那個我用不着，我念的是化學系。

孫 人家都不像他，他却與衆不同，要念什麼文學系。聖人說，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不看誰專功去學那東西。

高 是的，不過念文學也是很好的。

孫 三天有兩天要買書，你們也是這樣嗎？

吳 不。

孫 我不信他買的書本本都念完了。

吳 我們一學期買不了幾本書。

高 你讀的書，有一定的範圍，所以用不着多買。文學系用的書範圍廣一些。

吳 我看有好多文學系的學生，一年難得買一本書呢。

孫 是嗎，那才算真正的好學生，只有像維琦這樣的人，不知稼穡艱難，只曉得浪費金錢。

高 那些不買書的，也許是因爲窮。

孫 難道說個個都窮嗎？

吳 對了，他們有的並不窮，你說有錢跳舞的人，還能算窮嗎？

高 那些都是只想混混的，文學系的課程，比較上容易對付。

孫 是嗎？不得維琦進文學系。

高 不老伯，他是很用功的，你說是吧，俊英？

吳 唔，是的。

高 您想，他要是不用功，就不會買那麼多的書了。

孫 呢，是的，書倒是買的不少，不過怕他沒有念。

高 不會的。

孫（取過水烟袋裝上烟，點上根紙煤，讓高。）吸烟吧？

高 謝謝您，我不會抽烟。

孫（讓吳）你吸吧，吳先生？

高 我也不會。

孫 你們都不會抽烟？（自己慢慢地吸着）這真難得！一個新學界的年青人，不會吸烟，不容易！

高 伯伯，不瞞您說，我是不大學時髦的。不過抽烟也不是壞事體。

吳 伯伯，高先生雖不抽烟，他可也出抽烟的錢。

孫 那爲什麼？

吳 他照抽烟的人每天所化的錢，放在那裏儲蓄起來。到年底結算一下，數目着實可觀。從念書的時候起，到現在一直沒有間斷過。光這毅力就不容易。

孫 這真難得！我們維琦，水烟不行，還得抽洋烟。

高（撮了一下衣服，自得，隨即又自持住。）據西洋一個科學家統計，一支香烟裏所含的尼古

丁，可以毒死五只麻雀。是吧？

吳 唔，是的。

孫 什麼叫尼古丁？

高 就是烟裏面的毒質。

孫 噢，水烟裏也有嗎？

高 水烟裏恐怕沒有吧。

孫 這些學問，維琦是一點也不懂的。

高 這不算什麼，他懂的。

孫 我不是當面恭維，背後我也是這樣說；我對維琦，就常常拿你做比方。真的，吳先生你說可是？像高先生這種青年人，目下真是少有。少年老成，有禮貌，有規矩，心腸好，會說話，做事認真，又有學問。

高 （笑）嘻嘻，老伯過獎。

吳 對了，老伯，他從前念書的時候，什麼功課都好，每一門都是九十幾分。他又打得上海先生的緣，

都歡喜他。操行也是甲等。

孫 是嗎？可見我的眼力不錯吧，我早就看出來了；沉靜，不苟言笑的人，一定是有學問的。

吳 老伯會相面？

孫 從前念書的時候，曾經涉獵過一點。不過現在年代久，荒了。學而時習之，真是不錯的。

吳 幾時倒要請老伯替我看一看。

孫 不敢當。你們新學界裏人，也相信這一套嗎？維琦和維芳，一聽我談這些，就跟我抬槓。所以我見了你們年青人，不大談。高山流水，是不容易的。有伯牙也要有子期才行。

高 本來，這也是一種學問，按理應該歸到哲學裏去，好好地研究一下。

孫 對，對了。

高 那些盲目地把一切舊有的東西都看不起，對中國固有的學問有研究的的人，都當做老頑固的人，我是頂不贊成的。

孫 對了，今天你算是替我出了一口氣。原來你們新學界裏也不是沒有明白事理的人，我真痛快極了！

高 什麼東西都是外國的好，對於中國固有的文明，一點不知道尊重，那簡直是洋奴！

孫 對，對極了。洋奴還便宜了他們，簡直是漢奸！

高 您說的是。

孫 真難得！真難得！高先生，今年貴庚多大了？

高 二十九。

孫 前程無量，好自爲之。

高 承老伯誇獎，小姪實在不敢當。

孫 親事已經定了嗎？

高 還沒有。

孫 到底是與衆不同的。要是那些浮滑少年，怕不早就和女的不清不白，還要美其名曰自由戀愛了。高先生，你沒有那一套吧？

高 我是笨人。（吳連連地望他，很詫異的神氣，佯他不理。）

孫 怎麼是笨人？那才是頂明白事理的。我替你說一門親事好不好？

高 要是蒙老伯厚愛，那真是再好也沒有。（吳更吃驚，但他仍不理會。）
孫 好，這件事一定托在我的身上，要是別的人作伐，你可千萬別答應。
高 是，老伯，遵您的命。

孫 幾時生日？

高 宣統元年三月十九日子時。

孫 宣統元年是建什麼的？（用指頭指着）

高 建戊申，月建丙寅，日建丁卯。

孫 你記得這樣清，真了不得！可是你信得過我的眼力嗎？真信得過嗎？
高 信得過。信得過。

孫 我替你挑的人，你不會覺得不滿意嗎？

高 老伯挑的人，不會錯的。

孫 好，我一定要作成這件事。

高 俊英，我們回去吧，維琦大概是出去了。

孫 坐一會有什麼要緊，找他有什麼事嗎？

高 沒什麼要緊的事。

吳 我們要舉行一個游藝會。

孫 什麼叫游藝會，

高 （吳剛要講話，被他接了過去。）我們預備替難民募捐。

孫 這倒是應該的，可惜像你這樣好心腸的人不多。大半是掛羊頭賣狗肉的，想起來不由的叫人灰心。

高 老伯，那不管，我們只要把自己的力量出了就安心了，倒不必管別人怎樣。

孫 這更難得。

高 （向吳）我們回去吧？（站起來）

吳 好。

孫 不再坐一會嗎？

高 不，還要去找別的人。（站起來向外邊走）

孫 (也站起來)

高 (連忙走過去) 您不要動。您太客氣，我們以後就不好意思常來了。

孫 好，我不送出去。

高 (與吳向外邊走，孫跟在後面。) (他回過身來。) 您不是說不送嗎？

孫 好，我只送到門口。

高 (擋住他) 用不着，您千萬別動。

孫 (沒奈何地) 好好。(讓他們走) 去了？

吳高 (走了出去) 再見，老伯。

孫 再見。(向他們去路望了一會，回過來背着手踱着步子，理着鬚鬚，若有所思。)

(一會，琦，芳，李三人從左門走了進來。)

芳 爸爸，您在這裏。

李 舅舅。

琦 爸爸。

孫 你沒有出去？

琦 我們正要出去。

孫 剛才高先生來找你，我以為你已經出去了。

芳 剛才高敬祥來了？

孫 是的，高先生來過又去了。

琦 他來找我有什麼事？

孫 他說要開一個什麼會，替難民募捐。他剛出去，你這時出去還可以趕上他。

琦 那是明天的事。

孫 你總是這樣的，正經有面子的事，都不放在心裏。

琦 怎麼不放在心裏？他並沒有對我說好今天來找我。

孫 爲什麼一定要等明天？

琦 您准許我去籌備游藝會嗎？

孫 這樣正正當當的事，爲什麼不許你做？

琦 游藝會裏要演戲的。

孫 要演戲？他並沒有說，他只說要替難民募捐。

琦 自然他不會特別提出來。

孫 我不信。他也要演嗎？

琦 不，他不會。

孫 你看人家就有分寸。

琦 那麼我到底演不演呢？

孫 你照他的樣做，就不會錯。

琦 好，妹妹，表妹，我們出去吧。

孫 你們一齊出去？

芳 是的，爸爸。

孫 慢着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。

芳 什麼事？爸爸？您說，我們不急的。

（琦看了看手錶，有點焦躁。）

孫 剛才高先生在這裏，我問起他，知道他還沒有親事，我答應替他作伐。

芳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？

孫 怎麼沒有關係？我想，你今年已經十九歲了，還沒有人家，所以我預備把你說給他。

芳 爸爸，我不。（李先是注意地聽着，後來漸漸低下頭去。）

孫 哈哈，女孩子一提到親事，總是怕難爲情，其實心裏是巴不得的。

芳 （着急）爸爸，我真的不。

孫 有什麼關係？又不是當着外人，一個是你哥哥，一個是你表姐。

芳 （更加着急）爸爸，我不是怕難爲情，是真的不情願。

孫 （驚異）呵！真的不情願！爲什麼？男大當娶，女大當嫁，這是歷古以來的大道理。

琦 對了，爸爸說的對。

孫 爸爸看中的人，是不會錯的。

琦 妹妹說給高先生，再好沒有。

芳 哥哥，您怎麼也幫着爸爸說？

琦 爸爸說的對，我爲什麼不幫着他呢？

孫 孩子，別固執，聽爸爸的話，爸爸是爲你的好，爲你將來的幸福。

琦 對了，妹妹，別違拗爸爸，這是爲你將來一生的幸福。

芳 （賭氣地）不要你再說。

孫 你年紀輕，不懂得，爸爸閱歷比你多，還會把當你上嗎？好機會不容易多得，錯過去，下次就容易再得到合適的。不說別的，只這名子先就有道理，我叫祥甫，他叫敬祥，這就難得。

芳 爸爸是因爲他的子好，要把我說給他？

孫 自然不是單爲的這個。爸爸是這麼大年紀了，還能跟你們操多少年的心呢？

芳 爸爸，女兒的事，不要您操心。

孫 你又沒有媽媽，爸爸不爲你操心，誰爲你操心？孩子，別再執拗了，再執拗，不但爸爸很難過，也對不起你的在九泉之下的媽媽。

琦 妹妹，聽爸爸的話吧，爸爸已經說出這樣的話，就是鐵打的心腸，也該回心轉意了。

芳 我知道你的鬼心眼。

琦 我有什麼鬼心眼？我完全是爲你的好。你想，像高先生那樣的人，能找出幾個來，你一嫁給他，還不是享一輩子的福？

孫 對了，惟有這件事，你不能冤枉你哥哥。他是完全爲你的好。

芳 爸爸，您知道？您要是這樣做，是對不起死去的姑母的。

孫 這是什麼話？

芳 因爲高敬祥——高先生同表姐很好。

孫 你這是胡說八道，我不相信她是那樣桑間濮上的人。美英，你說你和高先生有什麼嗎？

李 (勉強地) 沒有什麼，舅舅。

孫 (向芳) 你聽，可見得是你當面說謊。

芳 不管，無論如何不行。

琦 妹妹，該明白，爸爸的脾氣是怎樣的，他一說下來，就算定了。

孫 (拍拍芳的肩) 好孩子，別再叫爸爸難過了。爸爸到東亞去找賽半仙替你們的八字推算

推算，看看犯不犯尅，他跟我老朋友，別人去要十塊錢，我去只要五塊就行了。（下）

（芳坐到沙發裏生氣發急，李坐在對面皺眉毛，大家一語不發了半晌。）

琦（看看芳又看看李）妹妹，別那樣，表妹，我們一齊看戲去。

李 我不想去了。

芳 鬼才同你去！

琦 妹妹爲什麼對我發脾氣？又不是我做的主。

芳（走到李面前去）表姐，你爲什麼不對爸爸明白地說出來？你這樣苦了我，不是也苦了自己嗎？

李 你叫我怎樣說呢？

琦 是呀，你叫表妹怎麼說呢？她又不真的同高敬祥有關係。爲了你的婚姻，叫人家一個小姐說那樣的話，那怎麼行呢？你不體諒體諒人情，還橫怪人家，我要打這種抱不平的。況且她又怎麼能知道你的真心是不是願意呢？

芳 哥哥，請你不要再開口好不好？你不跟我幫忙，反倒拚命的取笑我。

琦 幫了你的忙，可幫不了我的忙呀。

洪志揚（從右門走進）我既幫你的忙，又幫他的忙，好不好？誰要幫忙？

（屋內的人吃了一嚇）

芳 你知道什麼事？還油嘴滑舌的？

洪 什麼事？連我的脾氣都得改過來？

琦 別聽她的話，妹妹騙你的。是一件好消息，讓我來告訴你。

洪 怪不得，（向芳）你想讓我緊張起來，再說破，什麼事也沒有，讓我顯出尷尬相，好看一幕喜劇是不是？

琦 可不是？正是如此的。告訴你吧，飛快有喜酒吃了。

洪 吃誰的喜酒？是你和——呵，我幾乎唐突了。密司李，怎麼不講話？

李（強作鎮靜）沒有什麼，你不是在不住地講嗎？

琦 不是我的，是妹妹的喜酒。

芳（着急地踩着脚）哥哥。

洪 她的？

琦 她要訂婚了。

洪 (不再那樣的神遊物外了) 跟誰？

琦 高先生。你說這可是好消息？

洪 誰，高敬祥？(驚惶地) 真的恐怕你是開頑笑吧？

琦 這種事怎麼好開頑笑呢？你問妹妹自己好了。

洪 (看着芳)

芳 (把洪拉到一邊去，低緩地。) 爸爸今天忽然對我說出這件事來，我再三懇求，他也不聽，你是知道爸爸的脾氣的，你看怎麼辦才好？

洪 要是他老人家看上別的人，還不要緊，有法好想，偏偏碰到他，這可不是完了？

(那邊同時地)

琦 (先到台前立着出神了一會，慢慢地走近李身旁。) 表妹。

李 (臉掉了過去)

琦（低着頭走了過來，又立了一會，再走過去，發現李已出去，也走了出去。）

洪 你自己可有什麼法子沒有？

芳 我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。

洪 維琦和密司李沒有幫你想想法嗎？

芳 他才幫我想法呢。爸爸說的時候，他極力說爸爸做得好做得對。

洪 爲什麼？他不是那樣的人。

芳 因爲他很愛表姐。

洪 那我是知道的，那與這個有什麼關係？

芳 表姐不愛他，表姐愛高敬祥。要是父親把我說給高敬祥，他追求表姐就可順利些，他是這樣的。
的心。

洪（緊張地）高敬祥愛不愛你表姐呢？

芳 大概也不錯。

洪（思索一會）那麼這事還不算完全絕望。

芳 你想出法子來了？

洪 (自言自語地) 對，越想越對，一定不會絕望的。放心吧，維芳。

芳 什麼法子你說出來呀，不要儘是自誇自讚。

洪 不過一定不成問題。

芳 怎麼樣？

洪 你說高敬祥那樣的人，可是不忠於愛情的？

芳 (大喜) 對了，我簡直急昏了，我一時沒有想到這上，他一定不會答應的。

洪 明天叫維琦當面丟一次臉。

芳 要那樣我才開心，今天他簡直太過份了。

洪 管保你出這一口氣。

——幕——

第二幕

〔時〕 第一幕之次日。

〔景〕 同第一幕。開幕時台上有兩個人在談話。是高敬祥和李美英。

李 高先生，恭喜你。

高 什麼事恭喜我？

李 你自己還不知道嗎？

高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事。

李 舅舅要替你做媒。

高 這個我是知道的，我今天來找你，也正是要告訴你這件事。我昨天到這裏來，和你的舅父談了半天，很投機，他高興了，說要替我說一門親事。

李 他可說出人名子來？

高 沒有，不過我可以看得出他說的是你。

李 不見得吧？

高 不會錯的。你住在他家，雖說念書的學費還是你自己家裏出的，可是誰都看得出他待你像自己女兒一樣。一樣地疼愛，一樣地關切，一樣地操心。他說的不是你還有誰？

李 我看靠不住。

高 你怎麼了？平常很明白事理，這會倒糊塗起來了。

李 是你自己糊塗了。

高 我可一點不糊塗，我剛才講的理由難道不對？

李 你怎麼能證明舅舅說的不是別人？

高 別人別人他會那樣關心？

李 難道我的表妹，他自己的女兒，他也不會那樣關心嗎？

高 不會的，那是你的過慮。這個我早就想到了。自然也沒什麼不可以，不過，他要是指的密司孫，他就不會自己出口，一定要請別人說的。

李 我看也許就是她。

高 不會的。

李 假如是她呢？

高 不會的。

李 我說的是「假如。」

高 連「假如」也不會。

李 就算不會，我們「假如」一下也不壞。「假如」舅舅要把表妹說給你，你怎麼辦？

高 （微笑地看着她）這真是庸人自擾。

李 不管那些，你說怎麼辦？

高 那有什麼怎麼辦，當然是拒絕了。

李 真的？

高 就不會有這回事。

李 你真的拒絕？

高 真的。

李 (走到他身邊去，手搭在他的肩上。) 敬祥，我真不枉認識了你。

高 我知道這是因為你太愛我，所以才有點提心吊膽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是愛情不專一的人。

李 是的，愛情本是提心吊膽的事。

高 可是你對我，就用不着。

李 從此以後我不再那樣了。

高 難道從前你還沒有認清我？

李 從前沒有遇到過這樣險的局面。

高 (想着) 在一本什麼唱歌書裏，有這樣的幾句話——海枯石爛，天翻地覆，我們愛情永無變動，我的心裏永遠嵌着你的影子。——那就是替我說的。

李 我真高興極了！昨天怎麼不找我告訴我？

高 我和你舅舅在一起，怎麼好去找你？他是那樣的古板人。原來你就是爲的這個擔心嗎？

李 也不盡因爲這個。

高 好，現在我們來想一想訂婚的事吧。

李 說到訂婚，我看倒要遲一點才是。

高 怕你家裏不同意？

李 是的，你知道，我家裏還有伯伯，伯母，我的學費是他們供給的，我的產業在他們的手裏。

高 這倒是重要的。不過你爲什麼早不做打算？

李 不過也不要緊，我們的事，提出來，家裏不會反對的，只是要稍稍遲些就是了。

高 那麼你馬上寫信回去。

李 信是寫過，不是爲這件事的。可是，你知道，我們那裏已經淪陷了。信不通。

高 那樣只好遲一點了。也沒什麼要緊。

李 還有一層，我住在舅舅家裏，這麼多年，舅舅待我又好，這事情怎麼能不跟他商量？

高 這倒不必擔心，你舅舅要替我提媒，一定就指的你。

李 老實告訴你吧，舅舅要提的，是維芳，我的表妹。

高 那也不要緊，他要是向我提出，我就拒絕掉。要是向我家裏提，我就向家裏表示堅決反對。好

在我的家裏，對我的事，並不十分堅持。
李 敬祥，我真不知要怎樣的感激你才是！

（孫維芳跳了進來）

（高、李嚇的目瞪口呆）

芳 （向高）高先生，我和表姐一樣的感激你。

高 怎麼回事？你偷聽人家的私話。

芳 這樣光明正大的話，怎麼是私話？

李 表妹，你怎麼老是這樣的愛淘氣？

芳 對不起你，表姐。不過我是絕沒有什麼惡意的。

高 這真是——

芳 高先生的人格、道德，我一向是敬仰的，現在我更加五體投地。我不打攪你們。再見。（下）

高 密司孫真愛胡調。

李 我們談的話，都給她聽見了。

高 那有什麼關係？難道不真是正大光明的？

（外邊有吵嚷的聲音）

安兒的聲音 你要找誰？怎麼一點規矩也不懂？直向裏面闖。

小林的聲音 我要找李小姐，有要緊的事。

安 不行，讓我去替你找。

林 （闖了進來）噢，小姐，我到底找着你了。

（室內的人被驚得發了半响的怔）

高 這是怎麼回事？

林 小姐，您不認識我了嗎？我的父母在您家裏服侍二老爺和奶奶的。我小的時候，有一回把您綉的花姑鞋偷了去，藏到牛脚窠去，挨我爸打了一頓，您把花姑鞋找回去，放到火裏燒了，您忘了嗎？

李 你是——

高 他是誰？

李 小林。

林 是的，我是小林。好多年了，您不認識了。

李 你怎麼出來的？

林 我跟老爺出來的。

李 伯伯也來了？

林 是的。

李 這好極了。真想不到，他現在在什麼地方，也到這裏來了嗎？

林 沒有。

高 誰？

李 我的伯父。從鬼子兵到了我們那裏之後，我們就隔絕了，連一封信也沒有通過。我時常打聽人，也都說不清楚。這下可好了，伯伯來了。我今天真是高興極了！

高 鄉裏不太平，說不定把你的一份產業，也帶來交給你呢。

李 你真會異想天開，怎麼忽然想到這上面去？

高 你說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嗎？

李 (向林) 家裏的人都好嗎？

林 都好，只死了一頭牛。

李 沒受什麼驚嚇？

林 驚嚇是受的，大花牯就是那回挨飛機下蛋炸死的。

李 伯伯怎麼沒有跟你一齊到這裏來？你們是什麼時候到的？

林 昨天到的。

李 住在什麼地方？

林 住在東亞。喝！真是大旅館！好多層樓，上下不用走樓梯，住的都是闊人，老爺一住進去，就有不少人來拜望他，方才又叫人來請去了，老爺說要等應酬過了才到這裏來，我綽了空，偷偷地跑了來。

李 爲什麼你一個人偷偷地跑來？不怕迷了路？上海來過嗎？

林 有名有姓的，怎麼會迷路？再說，我也顧不了那些。

李 怎麼說？

林 您知道，二老爺和奶奶在世的時候，對我爸媽多好。就是我那回爲花姑鞋挨打，也不是奶奶把我救下的？依我爸是要把我打死的。我這麼大的人了，難道不懂得記恩？

李 （忍住笑）小林，沒頭沒腦地說了這些話，是什麼意思？

林 老爺這回不打算把我帶來的，是我媽替我求，加上我自己求，老爺才開恩把我帶來。媽叫我不回去，請舅老爺替我找口飯吃。

李 你不還是說的沒頭沒尾的嗎？

林 媽說：「狗大看門，人大報恩。」我們怎麼能眼看老爺把小姐朝火坑裏送，不聲不響難不成連狗都不如？

李 （發急）究竟是什麼事？你說清楚些吧。

林 老爺新近做了會長。

李 什麼會長？

林 我也不清楚，只聽人說什麼煨鷄會煨鷄會，不許人家養鷄，可也沒人看見他老人家煨過一

只鷄。

李 不要胡說了，大概是維持會吧？

林 是的，正是這樣名子。有人說申報紙上有過。我又不識字，不曉得到底叫什麼。只聽人家叫煨鷄會，我也就叫煨鷄會。那回莊西的小喜子，背地裏拉住我，偷偷問我：「小林，你看你發胖了，一定是鷄湯喝多了。」我跟他賭言發誓，我說：「不問人家多有錢，也不能把鷄湯給下人喝。」他說：「你們家跟別人家不同，你們家有煨鷄會。」打那，我就相信一定叫煨鷄會不錯。老爺雖不親手煨鷄，城裏鄉下，鷄子倒真是一天少一天，還不是給那些人煨了的！

李 想不到伯伯做了這樣的事！

高 甚麼？他說了半天，我一點也摸不着頭腦。

李 他說，我的伯父，做了維持會會長。

林 小姐，這煨鷄會——您說叫什麼會？

李 維持會。

林 對了，維持會，不是好事情吧？

李 是的。

林 我看也不是好事，當面大家都恭維他老人家，一到背地，就指指戳戳，噉噉喳喳，有時候看到我們李家人，就故意裝伴閑扯到旁的事情上去，這個我小林難不成還不明白嗎？

李 你可不要亂說出去。

林 這我懂得。剛才因爲心急找您，一下找到，什麼都歡喜地忘了，這會我可明白過來了，我一句也不再說。

李 你還有話要說？

林 怎麼沒有要緊的還在後頭呢。

李 那你怎麼不說下去？

林 (指高) 這位先生在這裏，我怎麼好亂說呢？

高 好好，那麼我走。

李 小林，你怎麼這樣的慫大？

林 這事更不能讓人知道的。

高 我走，等會再來好了。（下）

李 你看，高先生給你說走了，有什麼話講吧。

林 老爺近來跟鬼子來往，終朝不脫。有一個頂親熱的，一來就是半天。那人三十多歲，嘴唇上有一撮小鬍子。聽說他也是維持會裏的搗手人，他說的話，比老爺說的還值錢。人說老爺是面上的老板，他是骨子裏的老板。

李 跟他來往怎麼樣呢？

林 兩下親熱到了家，老爺就想攀親。

李 有什麼親好攀？他是鬼子，我們是中國人。

林 不是認親，是結親。

李 結親？

林 是呀，奶奶也說過，這怎麼行？人家逃，還逃不掉呢，我們倒反而雙手把人送了過去。

李 要把誰送過去？

林 您聽我說呀。奶奶那麼說了過後，老爺說奶奶是婦人見識，不懂得道理。這種世道，那個保得

定？今天說不上明天事，將來局勢說聲有個變動，現在早已多打算下了，也好有個靠手，弄到將來，就合家跟鬼子搬了走。

李 伯伯竟然想到這些上去？

林 可不是？誰都說老爺變了，簡直變的跟原來的人兩樣。動不動就到鬼子那裏去說人是留鷄隊，也難怪，他們是煨鷄會，留鷄隊要留鷄不給他們煨，現上面子跟他們作對，那怎麼能容呢？作孽的，是有多少並不是留鷄隊，也遭了害。誰不說老爺陰鷲傷的太多了。

李 （着急地）這怎麼辦呢？

林 誰也勸不下來。家裏那個大香爐，祖老太太傳下好幾代了，遠近周圍誰不曉得？誰不誇贊？老爺自己不也是歡喜的了不得嗎？

李 怎麼樣？

林 送人了。

李 也送給鬼子了？

林 可不是。不知鬼子怎麼曉得的，只一開口，他老人家就眉頭也不皺一下，差人送去了。爲着討

了鬼子的歡喜，送去的人，還弄了兩張賞號，可惜不知是什麼票子，到處都用不出去。

李 小林，我們家這一來不得了了。

林 是呀，誰不着急，可有什麼法想呢？誰也不能說得動老爺的心。

李 伯伯這回到上海來做什麼的？

林 您倒提醒了我。我講着講着講忘了，我不是告訴過您嗎？老爺要跟鬼子結親，就到上海來，叫

您回去，順便還開什麼會。

李 伯伯到上海來是叫我回去的？

林 是的。您不信，只要等他老人家自己來了您就知道。

李 你怎麼曉得這些話的？

林 老爺把這些話跟奶奶商議過，奶奶說行不得，兩人常常嘖咕，奶奶氣不過，常常自己告訴人。我媽聽到過，奶奶也告訴過她。媽想，您是二老爺二奶奶嬌生慣養的女兒，二老爺二奶奶在世的時候，待我爸媽又好。我媽聽到這話的時候，真要急死了！幾回跟我商量，怎麼設法通個信給您問張問李，也問不出個怎麼通法。這回真是天賜的方便，老天不負苦心人，老爺自己

要到上海來，須得帶個用人。本來我這樣笨脚笨腿的人，老爺不會帶我出來的。我媽對奶奶好求歹求，才求到老爺答應帶我來。臨要來，我媽還叮嚀又囑咐，叫我千萬別忘了告訴您，老爺要叫您回去，您可千萬回去不得。

李 這怎麼好呢！小林，這怎麼辦呢？（手足無措起來）

林 您只要一口咬定了不回去，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嗎？

李 那樣不行。我說不出道理來。真要急死人！小林，你替我想個法。

林 我能想出什麼法來？我只曉得您一口咬定了不回去就是了。

李 （自語）我躲起來，不見他。

林 也好，您躲起來不要見老爺。

李 （自語）不行，他終久要找到我的。我裝病，我就說我病的不能動。

林 對了，您就說害病，不能動，難道還把您抬了回去不成？

李 （自語）不行，我這樣好好的，那裏像個生病的人？小林，你看我這樣像個病人嗎？

林 對了，不像。

李 我簡直想不出什麼妥當的法子來。

林 對了，我也是這樣的，越是着急，越是想不出主意來。

李 就怪你剛才一句話把高先生說走了，要不，他不可以幫我想想法嗎？

林 那怎麼怪我，不是您自己叫我不要亂說的嗎？

李 我去找他。

林 噢，小姐，您不會請舅老爺替您想想法嗎？

李 我不想把這事情讓他知道，他……我只怨我自己的爸爸媽媽死的早，留下我這沒疼沒愛的在世上受罪。（嚶嚶啜泣起來）

林 小姐，您別傷心，這不是哭的事。快打主意才好。

（外面傳來說話的聲音）

聲 這裏可是孫公館？

孫聲 是呀，您找誰？

聲 我要找孫祥甫先生，您是？

孫聲 是的我就是孫祥甫。

聲 哦，好極好極，祥翁，您恐怕不認識我吧，或是李昱東。

孫 哦昱翁！那裏想到您現在會到上海來？請到裏邊去坐吧。幾時到的？

聲 好極好極，昨天到的。

林 是老爺的聲音。

李 是的，像是他的聲音。怎麼辦呢？（向門邊走，折回，向內門走，但又折回。這時外邊的人已進來。

她停了下來。裝做鎮靜。）

孫 哦，美英在這裏，你伯伯來了。

昱 美英好極好極。

李 （強作歡顏，迎了上去。）伯伯，您來了？伯母好吧？

昱 他們都好。（自語地）好極好極！

昱 小林。

林 老爺？

昱 你什麼時候一個人摸到這裏？你跟小姐講了些什麼？

林 （看看李）沒有講什麼。老爺出去，我一個人出來到路上看，把那條子拿出來問問人，就摸到這裏來了。

昱 大膽不識的，當心你的皮。

（林懼怯地退了回去）

孫 好，坐下來談吧。安兒，倒茶。（安兒進來，倒了茶。又裝上水烟袋，送給昱。）

昱 （已和孫對坐在桌邊）不要。

孫 昱翁不吃烟？

昱 不，我吃這個。（從身上取出雪茄，給孫看一下。）

孫 昱翁吃雪茄？

昱 在鄉下吃的紙烟，也吃水烟。到上海來，朋友應酬，都是雪茄，我也就買了雪茄。（安兒來替他點上）好極好極。

孫 鄉下情形怎麼樣？

昱 還好。

孫 沒遭什麼糜爛？

昱 糜爛自然遭的，不過也沒什麼。

孫 不是說十室九空，人民也不能安居樂業嗎？

昱 沒有的話。

孫 鬼子可是到處殺人放火，奸淫擄掠。

昱 沒有。

孫 報上怎麼常常這樣講？

昱 那都是共產黨。那些人專門造謠言。

孫 這樣還好。要是都像報上說的，老百姓可就太苦了。

昱 辦報的人，哪一個不是共產黨？

孫 昱翁的近況還好吧？府上沒有受到什麼囉呢？

昱 沒有。

孫 我們只見過一兩次面，已經隔了好多年，昱翁的樣子更加發福了，我簡直一點也認不出來。
昱 託福，還算頑健。唔，好極好極。

孫 此次到上海來是——

昱 一來有點冗務，二來看看美英，美英在您府上這麼多年，累您操了不少心，真是好極好極。
孫 那裏那裏，不過他們表姊妹在一起還算過得來。

昱 這回我來，還有一個意思。美英在您這裏打攪了這麼多年，現在人也大了，怎麼好意思常累着您。叫外人瞧着也不合適，我們李家成個什麼樣子。

孫 我們是至戚，那有什麼關係？

昱 話雖這麼說，我們到底於心不安。況且孩子大了，有許多事，也到了打算的時候了。
孫 理也不錯的。（向李）美英，你聽你伯伯替你操的心，將來不要忘了。

（美英忸怩不安了一下）

昱 所以我這回來，要把美英帶回去住到家裏。

孫 這個——（看看美英）

李（鼓起勇氣）我不想回去，我還要住在舅舅家裏。

孫 現在局勢不定，我看到戰事過了再回去也好。

昱 沒有什麼，鄉下太平平。她伯母又很想念她。

孫 不然，美英你就回去一下也好。

李 我不回去。

高（從右門上）孫老伯。

孫（站起來）哦，高先生。（昱等也站起）我來替你們介紹。這位是高敬祥高先生，這位是李昱東李昱翁，美英的伯父。

高 噢，李老伯，您請坐。

昱 請坐。好極好極。

孫 坐，大家都請坐吧。

昱 高先生在那兒得意？

高 在樹人大學做點小事。

昱 樹人大學好極好極。美英他們不也是在那裏嗎？

高 是的，我們是先後同學。

昱 哦。好極好極。美英在那邊，多多請高先生指教。好極好極。

高 不敢當，我們都是好朋友。

昱 美英，怎麼樣？我三兩天就要回去了，你收拾收拾，跟我一齊回去。

李 伯伯，我不。

昱 美英，你人已不小了，應該曉得好歹。你伯母想你差不多快想出病來，你又這麼多年沒有回去，難道你不想家？

孫 這話我很難說，按理，你住在我家，我怎麼好說叫你回去？不過你伯父說的這樣懇切，似乎你該回去一下才是。

李 現在又不是假期。

昱 沒有關係，回去過兩天再出來就是。

孫 對了，告幾天假回去，過兩天再出來，也沒什麼要緊。

李 不，我要等打完了仗再回去。

昱 美英，爲什麼這麼固執？

李 不是我固執，現在回去沒什麼事，又要耽誤功課。

昱 你這樣固執，簡直有點叫我生氣。

高 什麼事，美英？

李 伯伯這會叫我回鄉下去，又不在假期裏。

昱 高先生，你不懂，美英住在祥翁這邊，已經好多年，雖說不是外人，到底不像話，別人談起來，李家有人呢還是沒有人家裏人又都想念的慌，所以我要帶她回去。

高 現在鄉下恐怕不安靜。

昱 沒有的話，鄉下這時再太平也沒有。

孫 可是，現在地方上有人在管事嗎？

昱 有的，怎麼沒有？

孫 也是維持會？

昱 是的。

孫 是些怎的樣人？恐怕沒有什麼正經人吧？

昱 不，都是些熱心公正的紳董。

高 地方上要有人出來維持才行的，確也是少不了的。

昱 是的，況且你不出來，讓那些壞人來維持，更要弄得民不聊生。不過要有大智大勇才行。

高 還要能任勞任怨。

昱 可不是，高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。不管你做的多好，總擋不了有人罵你是漢奸。

高 那都是一班淺薄的人，什麼叫漢奸？難道地方不要維持？眼看着老百姓在那裏受苦？

昱 好極好極，今天我才遇到個明白事理的人。

孫 看起來，（笑着）昱翁好像也跟維持會有點關係。

昱 那裏那裏，只是認識幾個人。（向各人看看）不過我的確覺得他們有他們的苦衷。

高 中國人真是沒有辦法，什麼事都只講皮毛，人云亦云，隨聲附和。

昱 外國不像這樣的嗎？

高 外國才真不像這樣呢。歐洲大戰的時候，德國軍隊攻進法國一個市鎮，法國軍隊退走了，但是市長並沒有走。德國軍隊捉住他，問他爲什麼不走，他說，你們軍隊打你們的仗，我做市長，是替人民做事的，我爲什麼要走？

昱 好極好極，好市長！沒有人罵他是漢奸嗎？

高 沒有。

昱 後來法國人打回來沒有？

高 打回來了。

昱 那市長沒有跟德國人走？

高 沒有。

昱 法國政府也沒有捉他去辦罪？

高 沒有。有什麼罪好辦？

昱 看吧，不怪人家國家強盛，要在中國，怕不連你的祖墳都掘掉呢。漢奸，漢奸，什麼是漢奸？那些罵漢奸的人就是漢奸。

高 所以中國人真是——

昱 好極好極。那市鎮叫什麼名子？市長叫什麼名子？高先生可還記得？

高 我忘了？

昱 可有地方查嗎？

高 有的，不過我記不起在什麼書上了。

昱 好極好極。一定請高先生查查，我想買一本這樣的書。

高 好，我回去查。

昱 美英，明白過來了吧？跟我回去吧。

李 不，伯伯，我實在不想回去。

昱 美英，其實我叫你回去，不單單爲家裏的人想你，還有一層用意。你這麼大了，我也不能久跟你操心，你回去，我好把你的一份產業，交給你自已料理。

李 這個，還是繼續請伯伯保管，等將來仗打完了再說。

昱 你現在要是不回去，那可就難說了。

高 美英，你就回去一下吧。學堂裏事有我呢，就是要不算缺席都行。

李 敬祥，你不懂得。

高 有什麼我不懂的。你的情形又和別的人不同，你回去怕什麼？我這意思你該懂吧？

李 不管怎樣，我不回去。

昱 你連產業也不要了？

李 我寧可不要產業，也不回去。

昱 好吧，從此你別再回去。（起立）

孫 昱翁不必動氣，緩商。請坐請坐。

昱 （坐下）想不到她變得這樣的執拗。

高 美英，你這固執得沒有道理。

李 你不固執，爲什麼你不去？

高 要是我是你，我就去。我不相信一個伯伯會把當給姪女兒上的，我還沒有聽說過。

李 你知道回去做什麼？

昱 回去做什麼？一定是小林那東西，說了些什麼，可惡的東西，回去再同他算賬！好，你不回去就是了。（起身）

孫 昱翁，千萬別動氣。小孩子家，一時悟不過來，慢慢地來，一定叫她跟昱翁回去一下。

昱 我實在要去，因為還有些別的事。

孫 那怎麼行，多年不見，難道不在這裏吃個便飯再走？

昱 不，我實係有事。改天再來奉擾。

孫 美英的事，您可別動氣，包在我身上。

昱 不，不，我怎麼跟她一般見識。我也不要她回去。

孫 一定回去，一定回去。

昱 那隨她自己，看是怎樣合算。（向外面走）

孫 寓在什麼地方？

昱 東亞。

孫 東亞？我也正要到那裏去。昱翁現在就是回東亞嗎？

昱 是的，您要一道去頑頑嗎？

孫 不，我有點事，我要去找賽半仙。

昱 賽半仙是誰？

孫 一個相面的，找他看八字。反正老頭子不好，多管閑事，替兒女操心，到頭來還要落挖苦。

昱 都是現在學堂壞的事。

孫 你說得再對也沒有了。高先生，在這兒坐一會？

高 是的，您請便，我要等一下維琦。

孫 那麼我不陪了。

高 您請便。

昱 高先生，再會。（與孫走出去）

高 再會。（起身送到門口）

昱 留步留步，（把高擁回）客不送客。那本書一定煩神查查，看是那家書坊出的。

高 是是，一定查。您去了再會！（回過來向李）我真沒有見過像你這樣固執的人。

李 敬祥，你今天的議論真怪。我簡直疑心你已換了個人。

高 我都是替你打算的。

李 怎麼替我打算？

高 李老伯要是真的不把產業給你，你怎麼辦呢？

李 產業不產業有什麼關係，只要我能夠獨立。

高 話不能那樣說，女子有繼承權，是法律上規定的，倒不是獨立不獨立的問題。

李 產業也不多，他們要是不想給我，就讓他去好了。

高 這不對。一個人的權利，自己得主張。當然這與我沒有什麼關係。這是你自己的權利，要你自己去主張。不能因為少就隨便過去。那樣漸漸會養成一種對什麼都不認真的習慣。生活的態度也就不會嚴肅了。

李 這個我當然知道，但是比產業還要緊的事，臨到頭上的時候，就不能再顧產業不產業的了。

高 什麼事比產業還要緊，臨到你的頭上？

李 我問你，人格，是不是比產業還要緊？

高 你的伯父，叫你回去，與你的人格，有什麼關係？

李 自由可是比產業還要緊？

高 這與你的自由又有什麼關係？

李 廉恥可是比產業還要緊？

高 這又與廉恥有什麼關係？

李 爲了產業，我不能把這一切都置之不顧。

高 你跟你伯父回一趟你自己的家，這就叫做什麼都不顧？

李 你知道叫我回去做什麼？

高 送給老虎吃？

李 比送給老虎吃還要厲害些。

高 我真不明白這是什麼話？

李 什麼話？他要把我嫁給日本人。

高 嫁給日本人誰說的？

李 我自然知道了。

高 就是這樣，你也不該那麼頂撞他，你的產業在他的手裏，你該爲你自己打算。

李 怎麼打算？

高 想別的法子敷衍。

李 對了，我想起來了，你剛才不是向我要求過嗎？現在我們就說已經定過婚，也許伯伯斷了念頭，不再那樣的恨我。

高 這個，慢慢地再說吧。

李 爲什麼你不是親口向我要求的嗎？

高 彼一時此一時。

李 彼一時此一時？此一時我的產業靠不住了？你是爲我的產業才愛我的？

高 你爲什麼說得那麼難聽？

李 你這樣的行爲，不由得我不朝那上想。

高 難道就沒有別的原因嗎？

李 我想不出。

高 比如說你那樣的固執，難道不值得我考慮？

李 我不回去，是我固執？

高 對於產業，你又那樣的隨便，難道不值得我考慮？

李 不要產業，是我隨便？

高 總之，這件事情，我不能不慎重。

李 海沒有枯，石也沒有爛，可是永不變動的變動了，永遠嵌在心裏的消失了。

高 隨你怎麼說好了。

李 你還就在這裏做什麼？

高 好，去就去。（走了出去）

李 （伏到桌上啜泣起來）

琦 （從外面溜進來）表妹，表妹，不要哭了。（李不理他）你們說的話，我都聽到了。你下回還相信高敬祥是好人嗎？（李仍是不理他。琦正向她身邊走去，小林走了進來。）

琦 你是誰？

林 我姓林。名子叫小林。我是來找小姐的。（怔怔地向琦看了一下）小姐，老爺去了嗎？

李 去了。

林 怎麼樣？我的話沒有錯吧？我小林從來不講謊話。（向外邊走）

李 你到什麼地方去？

林 我回旅館去。

李 用不着去了，你就就在這兒吧。

林 是。

琦 出去。

林 小姐叫我留下來的，又不是我自己要就在這裏。

琦 我叫你到外邊去。

林 是是是。（退了出去）

琦 表妹，現在還有什麼說的呢？

李 (起身迅向後面走出)

琦 (跟在後面) 表妹，表妹。

—
幕
—

第三幕

〔時〕 第二幕同日下午。

〔景〕 某茶室樓上小房間。左邊是門，右邊是臨街的露台。室內擺着茶桌，坐椅，沙發等。靠右的一張桌上，已經有兩個人在那裏吃茶。那兩位不是別人，一位是高敬祥，一位是他的影子吳俊英。

吳 再等一會，他們不來，我們就走吧。

高 爲什麼？他們總會來的。

吳 我還要回去預備化學呢。

高 你老是忘不掉化學。

吳 高先生好像對於開會，也有了興趣？

高 開會就是開會，有什麼興趣不興趣的？

吳 我好像記得你從前並不這樣的。

高 誰說的？

吳 今天又特別來的這樣早。

高 你老是這樣的傻頭傻腦，不好好地改過來，將來前途是非常危險的。

吳 的確，我自己也感覺到。我極力研究，要跟你們學得聰明些。可是不知怎的，我好像越研究越莫明其妙，越學越糊塗。

高 得慢慢地來。

（左邊門外有腳步聲，人聲。）

吳 也許是他們來了。

高 （靜聽了一下）是的，是維芳他們。

（門外的人已經進來，是維芳，洪，維琦。）

琦 你們兩位早到？

吳 你們爲什麼到現在才來？

洪 晚了嗎？

吳 還不晚？看看你的錶，是什麼時候了？

洪 我的錶在店裏呢。

吳 修理？

芳 你別上他的當，他的意思是他沒有錶。

吳 這傢伙！人家跟你說真話。

洪 我可也不是在說假話。

芳 高先生早來了，累你等。

高 沒有什麼。

洪 真對不住。

芳 的確的。

高 我也來不多大會。

芳 阿謝他們還沒有來？

高 沒有。

洪 真是豈有此理，召集的人還要遲到。

高 這的確是中國人的病根。永遠沒有守時間的習慣。我可不是對你們說的，別多心！

洪 不會的。

芳 以後誰不遵守時間罰誰，好不好？

高 好，贊成。

琦 只有高先生的人格道德，才配執行這樣的軍令。

芳 第一個先要執行你。

琦 那自然了。

洪 高先生，有一件事，你得幫幫我們的忙。

高 什麼事？

芳 對了，我們賭了東道，誰輸了誰請客。

高 什麼東道？

琦 我看用不着問，準是你輸。

洪 那不管，問問看。

芳 就是一角運動的事。維琦一共募了六塊三角錢，我們在路上爭論，恐怕他的成績最壞。他說高先生的成績一定比他還要少，於是我們賠了東道。他輸他請客，我輸我請客。高先生說說看，你募了多少錢？

吳 （跳了起來，向芳。）你輸了，你輸了。

高 我募了三十塊七角。

洪 （拍手大笑，向琦。）怎麼樣，聽見了嗎？剛好五倍。

芳 琦 （措愕了一下）假如我輸了，我一定請客。

芳 用不着假如了，事實擺在這裏，還要假如什麼？

吳 維琦，你沒有輸。高先生是跟你開頑笑的，他募的是三塊七角。

琦 （向洪、芳）你們聽見沒有，看你們剛才樂的那情形。到底是誰輸了？
芳 你輸了。

琦 你輸了。

洪 我問你到底高先生說話算數，還是吳俊英說話算數？

琦 那麼高先生你重說，你到底募了多少錢？

高 我募了三十塊七角。

洪 聽到沒有？

琦 （向吳）你說三塊七角，這話打那兒來的？

吳 是他自己講的。高先生，你昨天不是說募了三塊七角嗎？

高 沒有，我說的是三十塊七角。

吳 我明明記得你說的三塊七角。

高 你這傢伙怎麼攪的，我說的清清楚楚是三十塊七角。一定是你聽錯了，再不就記錯了。

洪 喂，你的耳朵怎麼長的？到醫生那裏去看看罷。

琦 我擁護他的耳朵，他的耳朵一點毛病也沒有。有毛病的是你們的耳朵。

芳 不要亂扯了，幾時請客？

洪 要他今天就請。

琦 今天請就今天請，等一會歸我付賬。不過錯總歸是你們錯了。

芳 爲什麼？

洪 並不是老吳把高先生的三十塊七角聽成三塊七角，是你們把他的三塊七角聽成三十塊七角。

芳 這是詭辯學派。

洪 等會交款的時候不就明白了嗎？難道高先生爲着要叫你請一次茶，自己貼上二十七塊錢？

吳 好了好了，別再吵了。阿謝來了。談正經的罷。

（阿謝已從左門走進）

芳 （向謝）照理，今天的客應該讓你請。

謝 什麼事，要我請客？

芳 約定了兩點鐘開會，爲什麼到這會才來。

謝 原來爲的這個，那麼說起來，應該維琦請。

洪 這真是不約而同，妙極了。看起來，維琦今天要請客，是命中早就註定了的。

琦 爲什麼你來的遲，又該我請客？

謝 這裏的人不是你通知的嗎？

琦 是呀，他們不是都來了嗎？有什麼錯？

謝 錯就錯在這裏。

芳 （向琦）你看你這人，連通知開會這樣簡單的事情，都做不好。

琦 你們今天好像約齊了要給我過不去。我問你們，有誰不是我通知的？有誰沒有接到通知？

謝 但是你怎麼通知的呢？

琦 今天兩點鐘，樂園茶室，有錯嗎？

謝 我是怎麼告訴你的？我告訴你樂園嗎？

琦 你告訴我老地方，老地方還不就是這裏？

謝 我說老地方，是指的平東。

琦 那誰知道？我只記得我們從前常來這裏。

洪 說來說去，又是耳朵的問題。

芳 阿謝，告訴你吧，不是維琦的耳朵把平東聽成樂園，是你的嘴把樂園說成了平東。

琦 好好好，是你們對。

芳 那麼別的人呢？

謝 別的人都到平東去了，等了這麼久，你們不去，只好散了。

芳 爲什麼不開會？

謝 人不齊怎麼開會呢？

芳 那麼我們來開會吧。

高 好，開會，讓我們來佈置起來。（向吳）來，我們把桌子拚攏來。

琦 我們也重改個時間吧。

謝 好，不過捐款今天要結束一下，他們都已交了。

吳 （一面搭桌子，一面遲疑地向高。）不開就不開吧，反正人不齊；我還要回去預備化學。

高 人不齊有什麼關係，又不是國會選舉，一定要過半數。

芳 阿吳永遠忘不掉他的化學，幸虧在上海，要是在內地，空襲的時候，進防空壕，看你怎麼辦。

高 對，今天我們一定要叫他犧牲一下他的化學。

芳 （也去拉桌子）來，我們開會。

琦 我不贊成現在開會。

芳 爲什麼？

琦 人不齊。

芳 你真把它當做了國會選舉？

琦 雖說不是國會選舉，可是我們要組織到戰區去的參觀團，也不能算小事。人不齊。什麼事都決定不了，還不是等於不開？

吳 對了。

芳 你好回去預備化學？

吳 我附議維琦的意思。

洪 不必爭論，我們表決吧。

謝 用不着表決，我的意思也是這樣，五個人少了點。又不是分配工作，人不到可以代派下來。參觀團的事需要大家好好地商量一下才行。

洪 那麼就不要開吧。

高 我不贊成這樣。我們做一件事要有始有終，今天本來預備開會的，那怕只到一個人，也要把會開起來。我們不該怕吃苦，怕麻煩，怕犧牲，怕奮鬥，怕——（幾乎接不上氣來）貪圖個人的安逸，忘記國家的危難。（大家愕然地聽着他）

琦 這恐怕有點扯得太遠了吧。

高 如果嫌擔誤得時間太多，那還談什麼持久抗戰，還談什麼爭取最後勝利，還談什麼用時間換取空間？

琦 並沒有人嫌時間擔誤的太多。

高 我來的很早，但是我並不怕多化時間。

琦 像高先生能有多少呢？

芳 維琦，你這樣是不對的。

琦 今天我偏要這樣。

謝 的確，老高是誤會了。我們並不是說人少就不能開會，而是因為今天所要談的事，不是少數人所能解決的。

高 那也不見得。我們要以少許勝人多許。外國人說我們是一盤散沙，五分鐘熱度，就因為這個。我們不能做唯武器的機械論者。我們不是形式主義者。

琦 我們是名詞主義者。

謝 好，我們別再囉唆了，不擔誤時間反而更擔誤時間。我們就來開會吧。

琦 我不高興開會。

芳 你不高興開會，你走好了。

琦 走就走。（向左門走去）

謝 喂喂喂，維琦，這怎麼可以呢？（謝追了過去，把琦拉回來。）回來，回來，要走一道走。

高 就不開會也可以的，何必發脾氣？大家又不是專對你為難。那麼我們就不開會吧。

謝 不不不，開會，開會，難得今天老高的興致好。

琦 好，開會。（於是各人動手，把桌子併攏到一起，拉着椅子圍上去。）
謝 不過參觀團的事，我還是主張現在不必談。

高 那麼我們就談談結束捐款的事吧。

謝 好吧。我先報告，我一共募了十五元四角。

琦 我六元三角，（掏出一個紙包）連捐冊在一道，請你收起來。

洪 我的是八元六角。（也交給謝）

吳 我的成績恐怕最壞了，只有兩元八角。（交給謝）

芳 你募來的錢，大概給你買化學用掉了。

謝 且別說人，你自己募了多少？

芳 我的是整數，剛好十七元。（交給謝）

謝 十七元？你的成績恐怕最好了。

琦 好的還在後頭呢。

謝 老高的成績最好？

高 我募到三十元九角。

琦 多少？

高 三十元九角。

琦 我的耳朵又發生問題了。

吳 怎麼又多了兩角？

高 是我自己的。

琦 原來如此，我說我的耳朵又生了問題呢。怎麼剛才說的三十元七角，一刻工夫，就變成了三十元九角呢。

謝 你多捐了二角？

高 是的。你們想想，前方的將士，把一切都犧牲了，拋妻別子，背井離鄉，忍飢受餓，出生入死，風裏也得去，雨裏也得去。他們爲的什麼？他們不是爲的我們國家？不是爲的我們民族？不是爲的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？凡有良心的，誰不感激涕零？難道我多捐二角錢，還不是應該的？

謝 （忍住了笑）應該應該。

琦 從此良心有價了。

芳 (不屑地看了他一眼)

琦 看什麼？又說錯了嗎？

芳 你自然不會有錯的了。

吳 什麼意思？

琦 哼，你研究一百年的化學，怕也化不出這個道理來。

吳 怎麼說？

琦 良心的價錢，是一角錢一顆，你懂嗎。

吳 (措愕) 誰說的你怎麼知道？

高 人家說正經話，你總是愛開頑笑。

芳 我提議，我們大家別再理他。

高 不要緊，隨他好了。

洪 那麼我們的捐款怎麼樣處置呢？拿一個總數送到報館去，還是怎麼樣？

高 那樣恐怕不大好。

芳 應該把捐款人的姓名都公佈出來。

高 那樣最好。

謝 事實上恐怕辦不到，人數太多了。

吳 把某人經手募得的總數，公佈出來。

高 至少應該這樣做，以昭信實。

琦 我認爲——對了，我鄭重聲明，我不再講話。

高 不必裝腔作勢，你就是不說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是說這樣做，是因爲經手人想出風頭？

琦 我可沒有那麼說。

高 其實這是爲的對捐款人負責，起碼要這樣做，不然，人家知道你募來的錢放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芳 （向琦）難道這也不對？

琦 對對對，我並沒有說不對。

高 看起來，今天維琦是專門來尋我的短的。

琦 豈敢豈敢！

高 老實說，我的短處有的是。眼前就放着一件你不知道的，索性告訴你，讓你樂個痛快。

謝 這倒也不見得，自己人別誤會。

高 我是從不誤會人的，不過講我總得講出來。

謝 那麼你就講好了。

高 我捐的兩角錢，在我經手的名下，要特別標註出來。

謝 那是什麼意思？

高 因爲——

琦 當然又有一番大道理在裏面了。

芳 請你等人家講完了再開口好不好？

琦 那當然了，並且我已經發過誓，不再開口。

高 你猜的一點也沒有錯，道理是有一些的，雖然算不得大。我因爲一般捐款的人，往往會問募

捐的人：「你自己捐了嗎？你捐了多少？」好像我們都不過是些騙子。只要他們捐，自己不捐似的。我這樣做，要表示給他們看，募捐的人不但自己捐了，而且捐的比他們還要多些。

謝 這是不錯的。

芳 我就遇過不少這樣的人。

洪 的確是這樣的情形。

高 （更加得意起來）而且不但爲的這一回，並且爲的建立下次的信用。

琦 一舉三得！

高 那隨你怎麼說。不過你們如不同意，我願意取消這個計劃。（說着從身上掏下一個紙包，正待拆開它。）

謝 用不着，用不着，你的意思非常對的。

高 （把紙包遞給謝）那麼這就交給你。哦，對了，我幾乎忘了。我募的連我自己的，不是一共有三十元九角嗎？我只帶來三元九角，還有二十七元，我忘了帶來，明天交給你。

謝 行，那是沒有問題的。我們現在還有什麼事要談的嗎？

芳 談談參觀團的事好嗎？

高 其實我也認爲可以談談的，不過，人既不齊，改個時間也好。

吳 改時間好，我又不預備去，我有什麼好談的？

高 爲什麼不去看看，成天讀死書有什麼用？

吳 你不也說不預備去的嗎？

高 我那時因爲恐怕沒有空，現在比較閑些了，爲什麼不去？

洪 我提議散會。

謝 好，我們今天就這樣結束。沒有事了吧？

琦 我提議繼續開會下去。

謝 做什麼？

琦 我們籌劃編一部新名詞字典，讓高先生主編。

謝 別噲唆了，我要先走了。（指着桌上）每個人多少錢？

洪 用不着我們化錢了，今天有人請客。

謝 誰？

琦 我請我請。

謝 爲什麼？

琦 用不着問，耳朵的問題。

謝 我走了。老高，那二十七元錢，是我到你那裏去拿，還是怎麼樣？

高 請你到我那裏去一下也好。

（謝下）

吳 （夾着一大包書，向外面移步。）高先生，我們也走吧？賬由維琦付了。

高 好，待一會。（看看芳，又看看琦，琦原是站起來的，這時又坐了下去。）不，我跟你一齊走。再見再見。

（與吳同下）

琦 （大笑不止）

芳 維琦，你太有點豈有此理。

琦 爲什麼太豈有此理？

芳 欺負老實人是有罪過的。

琦 高敬祥是老實人？

芳 人家一本正經的講話，你處處跟他尋開心。

琦 你說他一本正經的講話，我說他是裝模做樣的假道學。

芳 難道像你這樣才是真道學？

琦 我可不夠資格，可是他也絕對不是。

芳 他有什麼錯？

琦 他有什麼對？

芳 他那句話說錯了？

琦 他那句話說的不錯？

芳 你這是詭辯，你說他錯有什麼理由？

琦 我自然有我的理由。

芳 你有鬼理由。

洪 我明白了，維琦爲什麼要跟老高反對。

琦 爲什麼？

洪 我不說出來，有點酸溜溜的味兒。

芳 什麼意思？

洪 （遞了個眼色給芳）你不明白嗎？

芳 什麼事？你說出來好了。

洪 你這人真笨，連這點子道理也不懂。

芳 （有所悟）噢，對了，我懂了。維琦，你怎麼不害羞？

琦 你們不要鬼鬼祟祟的，我懂得你們話裏的話。

芳 你懂得什麼？

琦 你們以爲我的跟他反對，是因爲表妹的事。

洪 哦，聰明聰明。

芳 你能說不是這樣的？

琦 不錯，是爲表妹的，不過不是吃醋，是打抱不平。

芳 表姐有什麼抱不平要你打？

琦 他已經不愛表妹了。

洪 你聽，這不是謊話是什麼？

琦 謊話？我上午親耳聽他這樣對表妹說的。

芳 我上午也親耳聽他不是這麼說的。

琦 我敢發誓。

芳 誰不敢發誓？

琦 我是千真萬確聽見的。

芳 我是萬確千真聽見的。

琦 你見鬼。

芳 你連鬼都沒有見着。

洪 我看又是耳朵的問題。

琦 是耳朵的問題不錯，不過成問題的不是我的耳朵。

洪 你是那只耳朵聽見的？

琦 兩只一齊聽見的。

洪 都靠不住。

琦 這不氣死人！——好好好，靠不住，都靠不住。

芳 就算你真萬萬確聽見的，高敬祥不愛表姐，那不是與你很好嗎？

琦 不過他欺負表妹。欺負的太豈有此理？

洪 好像欺負人的事，還有不豈有此理的。

琦 好，我不再說下去好不好？

洪 好好好，你說你說。

琦 我不說了。

芳 你說，我們信你的話。

琦 我不希罕一定要告訴你們。

芳 我們絕不再打擾你。

琦 你們知道他爲什麼不愛表妹了的？

芳 爲什麼？

琦 因爲表妹的伯父叫表妹回去，表妹不回去，他生了氣，說把她的一份產業不給她。

芳 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？

琦 這是上午的事，你還沒有回去，怎麼好知道呢？

芳 那麼這件事的確是真的了。

琦 說來說去，你還是不相信。好，我也不要你相信，我去付賬了。不過你當心，也許事情要落到你

的頭上。（下）

芳 你看這話靠得住嗎？

洪 我倒也有點懷疑起來。看他剛才的情形，好像真的已經轉了念頭。

芳 爲什麼？

洪 今天的一番言論，完全不是往常的調子。你難道看不出來？

芳 有是有這麼一點，不過一個人的思想，是時時有變動的。

洪 不過也不該變得那麼快。

芳 那麼他說了那些話有什麼作用？

洪 自然是要向你表示好感。

芳 我爲什麼要他說那些話？

洪 你自己當然不覺得了。

芳 如果是那麼的話，那他只是白費心思。

洪 不過孫老伯着了他的魔，終究是討厭的事。

芳 那麼怎麼辦呢？

洪 我們先去探聽探聽他的口氣。

芳 我也去問問表姐。

洪 她未必肯說出來。

芳 那麼你怎麼樣探聽他的口氣呢？

洪 找維琦一齊去，假如他說謊，叫他當面丟臉。

芳 好。馬上就去，還可以追得上他。（下）

—
幕
—

第四幕

〔時〕 第三幕同日夜晚。

〔景〕 高敬祥臥室兼書房。有一個門，在台背中部。台右有窗，掛着布幔，揭起一點。室內是一張床，兩架書，一張桌，幾只櫈子。牆上掛着幾張洋畫。但大部份裝飾是獎品，如銀盾，優勝旗，獎狀等。顯眼的地方，掛一付健身器。整齊清潔，兼而有之。開幕的時候，高敬祥一個人在室內，凝神沉思，時作獨語。

高 （原是坐在桌邊抱頭凝想的。忽然站了起來，走到相片面前，立了一會。）我的相貌不算錯，（一會，慢慢地移過來，低首緩行。）我的年紀並不比他大。（走到獎品邊，立下來一會。）我的學問並不比他差。（走過來，慢慢地走到健身器邊。）我的體格並不比他弱。（一會又走到台前）我家的錢並不比他家少。（又踱了一會）李美英會不會發生什麼意外呢？（抬頭望了一會，忽然如有所決。）那關我什麼事？（走回桌邊，取出張紙，裁為兩半。每張上面寫

了個字。然後各揉成一團，放在手裏攪了一陣，拋到桌上，拾起其中之一，展開來看。）不成！（若有所失，復有所得。）剛才的態度不大認真，從新來過。（把展開的紙仍復團起，和另一個一道放在手裏搖了一陣，再洒到桌上，取立正姿勢，取過其中之一，展開來看。）還是「不成！」（若有所失，再接再厲。如前復行做過。端過一只獎品的銀杯，把紙團投了進去，恭敬地摸出一個紙團。打開看時，仍是）不成！（頹然氣喪。走到床邊，躺了下去。）那麼就算了吧。（一會，坐了起來。）我怎麼相信起迷信來了，好笑好笑。（走到桌邊，把兩個紙團拿過來撕做粉碎，丟到紙簍裏，然後把銀杯送回原處。）你這個人，真沒有用，為什麼自暴自棄？（又踱了一陣，停下來。）是的，對了。（得意地微笑。走過去取過健身器開始運動起來。一會，吳俊英走了進來，匆匆地向他身邊走。像是想跟他說話。但突然怔住，折了過去，坐到桌邊。拿過桌上擺着的厚厚的一本書，隨便翻着。一會，高敬祥拉完健身器，過去把它掛到牆上。）

高（發現吳）哦，你來了好一會了？

吳是的，因為我知道你要拉夠了數目，才做別的事的，所以沒有打攪你。多少次？

高二十八次。

吳 增加了？

高 是的，增加了四次。前天去先施，磅了一下，體重也增加了四磅了。

吳 我不知道增加了沒有，幾時也去磅磅看。（手裏繼續在翻動着那本厚書）酬世文編。

高 （走過去，從吳手中拿過書來。）糟了，一定給你翻亂了。

吳 你有用嗎？

高 是的，我在參考做一篇文章。

吳 什麼文章？

高 游藝會的啓子。

吳 糟了，怎麼辦呢？讓我來找，剛才才是多少頁的？

高 用不着，我找到了。

吳 （如釋重負）那好極了。

高 （轉換話題）喂，參觀團你到底去不去？

吳 我不去。

高 你知道老洪去不去？

吳 他自己大概想去。不過我在他家裏，聽說不讓他去？

高 爲什麼？

吳 因爲怕路上有危險。

高 你怎麼對他家說的？

吳 我說，那有什麼關係，去的人多着呢，也不聽說出過什麼事。

高 你這人盡管做這樣的尷尬事。

吳 （莫名其妙）怎麼着，你們不是希望大家都去嗎？難道又改變了計劃？

高 不是這個意思。

吳 那我曉得你們什麼意思呢？

高 算了，別管那些了，他家聽了你的話之後怎麼說？

吳 還是不讓他去。

高 那很好，要是再問起你，你就說路上有危險，犯不着去好了。

吳 好，一定的。

高 我去洗一下臉，你在這裏坐一會。
吳 你儘管去。

(高下)

(一會，洪琦同上。)

洪 老吳一個人在這裏，老高呢？

吳 洗臉去了。

琦 我算了，簡直用不着問的。

洪 可見得你說謊，心虛。

琦 好，那麼等會一定問就是了。

吳 什麼事？

洪 怎麼樣？我們就先問問老吳好不好？他的意思也可以相當地代表老高。

琦 問他有什麼用，他又不懂得這裏面的底細。

洪 可見得你膽怯。

琦 好，那麼你問。

吳 到底是什麼事？

洪 孫老伯知道老高還沒有親事。

吳 預備替他介紹的確是有這事的，是昨天的事，我也在那裏。

洪 你知道要提的是誰？

吳 密司李？

洪 不對，維芳，你說他會不會接受？

吳 密司孫？

洪 是的，你說他會不會接受？

吳 這是什麼意思？

洪 你不管，你只說他會不會接受？

吳 這還用着問嗎？

洪 怎麼說？

吳 自然是不接受了。

洪 (向琦) 怎麼樣？

琦 爲什麼他不會接受？

吳 那是很簡單的，他已經有了愛人。

琦 有了愛人就不會變動了嗎？

吳 別人不敢講，他可不是那樣的人。

洪 他絕不是那樣的人。

琦 等會問他自己好了。

洪 現在我倒認爲不必問了。

吳 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洪 你無需知道。

吳 告訴了我又有什麼關係？

洪 維琦愛密司李，可是密司李愛老高——

吳 怎麼，你們知道了？誰告訴你們的？

洪 你以為你保守秘密的事，我們就沒有法知道了？

吳 密司李愛高先生怎麼樣呢？

洪 我跟維琦要好。現在孫老伯要把維琦說給老高，如果老高接受，我就悲哀；如果不，他就倒霉。反正我們兩個有一個要失敗，可不知是誰，這就繫在老高的念頭一轉上面。

吳 這個，我看，（看着維琦）維琦，你還是斷了念頭吧。

洪 我也是這樣說，他還認為滿有把握呢。

琦 那不管，總有人要沒把握的。

吳 好，他來了，你們問他自己看。

高 什麼事？（見洪等）你們兩位在這裏，幾時來的？

洪 剛來。

高 請坐，請坐。

琦（向高）會場上的事，完全是開頑笑的，希望你別介意。

高 沒有什麼。

琦 現在特地來跟你報一個喜信。

高 什麼事？

琦 爸爸要把我妹妹說給你，你知道嗎？

高 什麼，孫老伯要把密司孫說給我誰說的？

琦 這屋裏的人都知道。

高 你別開頑笑吧。

琦 你這人可算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我怎麼好跟我妹妹開頑笑？

洪 是的，的確是真的。

高 怪不得他昨天說要替我說一門親事。

洪 你預備接受嗎？

高 真有這樣的事嗎？

琦 告訴你是真的，幹嗎我要開我妹妹的頑笑？你預備接受嗎？

高 這個——（坐了下去，手抱着頭，但隨即恢復常態。）俊英，你看該怎麼辦？

吳 （沒有防這樣問題）這個，這個，自然——

高 孫老伯和我的爸爸很好。

琦 對了，我們兩家是通家。（冷不防地向洪做了個鬼臉）

洪 通家有什麼關係？就是親戚也不中用。現在婚姻自由，家長做不得多小主。愛情是神聖的事，婚姻關乎終身，覺悟的青年，對於這件事，都不願意含糊的。你說是吧，俊英？

吳 呃，是的。

高 這個道理當然是對的。誰願意把自己的幸福，去當做骰子賭呢？

洪 對了，讓家長做主，豈不就像賭骰子一樣？（向琦做了個鬼臉）

高 俊英，孫老伯這種意思，是很器重我的，你說是吧？

琦 對了，爸爸很器重你，平常教訓我，總叫我學你的樣。你想想，差一點，他怎麼會要把女兒說給你？

洪 是的，不過那沒有關係，要是自己已經有愛人，也就無須顧慮，孫老伯那人是不会強人所難的。

琦 高先生，你真是個幸福的人。

高 爲什麼？

琦 不費一點氣力，就得了一個很好的妻子。我的妹妹，不是我替她誇口，無論人品學問，都不算頂壞的吧？

洪 可是也不見得就沒有趕得上她的，譬如你的表妹，雖不敢說比她高，至少什麼也不比她差。

琦 你這話是不錯的，可是有一件事你不清楚，我的妹妹有她一份家業，表妹的家業，她的伯父來說，不預備給她了。

洪 廢話，誰戀愛先問對方的家業？

琦 話自然是這麼說，不過如果其他的條件都合適，再多上這個條件，豈不更好？所以我說高先生是幸福的，也就在這個地方。

洪 你以爲高先生是那樣的嗎？

琦 誰說他是那樣的人呢？他要是不滿意我的妹妹，就是產業再多點，他也不會接受的。我是說他滿意的話。

高 對了，就是我接受孫老伯的意思，我也不是爲的這個。我不是那樣的人。

吳 對了，誰會那樣想？

高 看你們的意思，好像怕我接受孫老伯的好意。

琦 不不，絕沒有那樣意思，我可以向你發誓。

洪 對了，我們沒有那樣的意思，要有，你叫發什麼誓就發什麼誓。

琦 你發發看。

洪 關你什麼事？

琦 那麼高先生，你預備接受嗎？

高 現在怎麼能決定，老伯還沒有提出來？就是已經提出來，我自己也還得經過相當時間的考慮。

琦 對了，我還沒有告訴你，就是現在要你就有個決定，因爲我爸爸意思，假如你能答應，他就向

高老伯提。假如你沒有答應的意思，那根本就無需提。因為他知道現在婚姻的事，得由自己做主。假如自己不情願，提出來不成功，是很難爲情的，又是朝朝見面的人，更不好。

洪 對了，孫老伯是這樣的意思。

琦 你預備接受嗎？

高 孫老伯是這樣的意思？

琦 是的。

高 這叫我怎麼能立刻就決定？

洪 立刻就決定的好。

高 我得想一想。

琦 那麼就叫我爸爸請人去提，好嗎？

洪 那怎麼可以？你這人真糊塗。

高 不過先提一下也未嘗不可。（琦向洪做鬼臉）

洪 怎麼，你打算接受？

琦 那還用着問？

高 不，我是說提不提是一件事，答應不答應是另一件事。（洪向琦做鬼臉）

琦 不，我已經告訴你，你不先答應，他老人家是不預備提的。

高 那麼就叫他老人家——

洪 不要提？

琦 先提一下？

高 也好，先提一下。

吳洪 （都愕然地看着他）

高 （也愕然地看着他們）

琦 （向洪）聽到了嗎？耳朵不要又成了問題。

洪 （不做聲，懊喪地坐在那裏）

琦 （得意地唱着，手舞足蹈。）

吳 奇怪！

高 什麼事奇怪？

吳 誰也想不到你會答應。

高 這個自然你不大明白了。你以爲我這樣做是對不起密司李，成了個愛情不專一的人，是嗎？那您可錯了。老實告訴你吧，我根本就不愛密司李，不過因爲她太癡心，我一時不忍叫她過份失望，所以和她敷衍着。其實我的心裏，是時時刻刻都在想着有什麼兩全的辦法，把我的態度表明，讓她斷念的。只是怕那樣一來，會釀出什麼禍事，所以我一直藏在心裏。

吳 原來是這樣的！

高 最近可有了機會了，維琦追她很起勁，趁這機會，把話說明了，也許她不至於受到重大的打擊。所以就是沒有孫老伯這意思，我也預備早晚就要這樣做的。有這一來，那自然更好了。並且這件事不但是點醒了密司李，同時也成全了維琦，因爲他追密司李，密司李因了我的緣故不理他，他的痛苦是可想而知了。這樣的情形，不獨我不愛密司李，就是愛她，爲了維琦，我也只好犧牲。我們是世交，本身又是老同學，我又比他大幾歲，他遇了爲難的事，我怎麼能不幫忙呢？所以你可以明白，我的這樣做，完全不是爲我自己，而是爲着替別人打算。至於我自

己，即使婚姻問題順利地解決了，可是你知道我要化多大的代價？連我最知己的朋友，都疑我的愛情不專，何況別人？我不是不知道這個，不過良心驅使着我，我不能多所顧慮。爲着自己的清白，累別人受苦，我絕不做那樣的人。我寧願犧牲，犧牲，將來人會明白我的。

吳（難爲情）我並沒有懷疑你。

高 你不必掩飾，你的懷疑完全是應該的，我並不怪你。而且那才是好朋友應有的態度。

琦 原來是這樣的。我下午完全誤解了你的意思。我以爲你真是爲了表妹的產業沒了，就變了卦呢。該死該死。高先生你不會介意吧。

高 不會的，不會的。

吳 我怎麼這樣的卑鄙？我不真成了拿小人之心，度君子大腹？該打，該重重地打！（自己打嘴巴子）我向你道歉，希望你不要計較。

高 絕不會的。

吳 千萬請你原諒。

高 我是可以原諒人的。

琦（向洪）那麼我們走吧。

洪 我什麼地方也不去。

琦 你待在這裏？

洪 我也不待在這裏。你走你的。

琦 老洪，何必呢？又不是我的過處。

洪 廢話！

琦 好，那麼我走了。

芳（走了進來）怎麼我一來了，你就要走？

琦 就因為你不好。（下）

芳 這是什麼話？

高（立起來）密司孫，請坐。

吳（也立起來）密司孫。（看看芳又看看高）

芳 喝，你們都在這裏。阿洪，

洪（無精打彩地看看她）

芳 怎麼不說話？

高 老洪好像有什麼心思。這兩天密司王碰到嗎？

吳 那個密司王？

高 史地系那個高高的個兒的。

吳 她？怎麼樣？

高 你當然不會明白了。

洪（莫名其妙）什麼？

高 別瞞我們了，祝你們成功。（不自然地笑着自然的笑）

芳 真的嗎？（看着洪）祝你早早成功。

洪 根本沒有這回事。

高 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。（笑）

洪 我敢發誓，你簡直是破壞我的名譽。

高（笑着）看你這樣急，越顯得心虛。要是沒有這事，何必那樣急呢？

洪 你要負責任，你說這樣的話。

高 好了好了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吧。

聲 少爺，有一位姓李的要見您。

高 在那裏？

聲 在客堂裏。

高 好，我就來。（要走但又停下來）你們可知道這麼回事？在那一本書上？我一時忘記了。

吳 什麼事？

高 歐洲大戰時，德國軍隊攻進法國一個鎮市，那鎮市的市長並沒有跑，後來德國軍隊問他爲什麼不跑，他說他是市長，替老百姓做事的，爲什麼要跑？這故事在什麼書上，你們可知道。

吳 不知道。

高 都不知道？（大家面面相覷）好，那麼你們請坐一下。

吳 你去好了。

芳 我們就要去了。

高 不，請坐一會，參觀團的事情等會要商量一下。

芳 好，那麼我們等在這裏。（高下）

洪 我要走的。

芳 爲什麼？你還沒有告訴我——（向吳看看）密司突吳，勞駕辦一件差，好不好？

吳 密司孫的吩咐，還有什麼話說的，什麼事？

芳 請你去替我買一盒萬金油。（拿出兩毛錢）

吳 好，拿來。（接錢下）

芳 怎麼樣？問過了嗎？

洪 你還說你自己聽到的呢。

芳 他變了？

洪 還用着問？

芳 我已經知道了。

洪 你已經知道了？

芳 想不到他是這樣卑鄙的人。

洪 怎麼說？

芳 我已經問過表姐，起先她不肯講，後來被我追的沒法，講出來了。他們的確破裂了。大概真是爲的產業的問題。

洪 真是爲了產業的事？

芳 表姐的伯父來叫她回去，她不肯，她的伯父生了氣，說不讓她再回去，她的產業也永不給她。高敬祥聽了這消息，就變了卦。

洪 他這樣下流？

芳 你看，剛才什麼密司王不密司王的，不是分明要離開我們嗎？

洪 對了，真無恥！

芳 所以他答應爸爸的提議，是不足爲怪的。不過，他既是這樣的，我們也就用不着怕，我已經想了個主意在這裏。

洪 什麼主意？

芳 他既因表姐沒有了產業就不愛她，我們就說我的產業也沒有了，他一定也就不會要我的。

洪 他不見得就相信。

芳 當然要想法說成真的一樣。

洪 對了，我們不妨將計就計。

芳 怎樣將計就計？

洪 他無中生有捏出密司王的一段話，我們就用這個題目吵起來。你可以埋怨我不該因為你的爸爸要把產業給你的表姐，就變了心。

芳 對了，好極好極！我們現在就開始。

洪 我們不要等他走進屋裏，那樣會引起他的懷疑。

芳 早點就吵起來好了。

洪 那麼開始，我來喊口令。Ready！一二三！

芳 （笑了起來）

洪 怎麼不吵？

芳 我不曉得怎麼吵法。

洪 快些，別擔誤時間。

芳 好，開始，不要笑。（還沒說完，自己又笑起來。）

洪 糟糕，一會他們都來了，看怎麼辦？

芳 好，一定不再笑。（厲聲地）你不應該這樣。

洪 （驚訝地）爲什麼不應該這樣？

芳 怎麼開始了呀？

洪 （恍然也厲聲地）你不應該這樣。

芳 你從前是怎麼說的？

洪 那怨你自己不好。

芳 我有什麼不好？

洪 （低低地）聲音放大些。（厲聲地）你把這事就相信做真的了？

芳 不是真的，人家爲什麼不說張不說李？

洪 我向你發誓好不好？

（高走進，見室中情形，退出。）

芳 發誓有什麼用，鬼才相信發誓！

洪 那麼你要怎麼樣呢？

芳 卑鄙的東西！

洪 你說什麼？你敢這樣放肆？

芳 我放肆怎麼樣？

洪 我有什麼卑鄙？

芳 自己想想好了。

洪 說出來，非說出來不可！

芳 我用不着說。

洪 那就表示你自己是卑鄙的。

芳 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。

洪 你說什麼？你不要以為我的性子老是這樣好。

芳 你性子不好怎麼樣？

洪 不行，非說出來我有什麼卑鄙不可。

芳 一定叫我說出來？

洪 誰讓你不說？

芳 你從前總是花言巧語，現在看見我爸爸不喜歡我們，把產業都給了表妹，你就變了心。你能說不是這樣的？

洪 你爸爸把產業給你表妹，關我什麼事？

芳 不關你的事？嘴裏不關你的事，心裏關着大事呢。

洪 誰有這樣的心，叫他不得好死。

芳 沒有這樣的心，密司王的話怎麼來的？

洪 你爲什麼把那當做真的？

芳 沒有爸爸這一着，也許我不相信。有這一來，我就不信也得相信。（自怨）真沒有見過這樣的人，他疼愛表姐，也不該疼愛到這樣，聽見她的伯伯不把產業給她，就把自己的給她讓自己的女兒受人的欺負，受人的欺負，好也好，不這樣還一直蒙在鼓裏呢，當人的心都同我的心一樣呢！

洪 我不同你多說，我去找老高來對質，問他這話是那裏來的，豈有此理！（向外面大踏步）

高 （走了進來）什麼事，什麼事？

洪 好，你來的好，我正要去找你。

高 什麼事？

洪 你剛才——

芳 不許你講！我不許你講！你要講，我跟你——我——

洪 這真要整死人！講又不許講，你到底要怎麼樣？

芳 你要講出來，我告訴學堂，我到法院去告你。

（下，但是她沒有走。她隱到窗子的後面，偷看着裏面。）

高 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洪 算了，算了，我看穿了，女子就是這樣的。

高 真奇怪！

洪 我看穿了，算了！

高 你不必生氣，事情慢慢的來。

洪 有什麼慢慢地來，隨她好了。（向外面走）

高 你也要走？

洪 唔。（下）

高 （望着他們的去路一會，回過身來，自言自語。）有這樣怪的事。幸好，還算運氣，他們沒有提出來，我也沒有答應。都還有挽救的餘地。（移到一邊）她會不會生我的氣呢？我沒有把事情回得決絕吧？有沒有，我記得好像是沒有。對了，沒有。現在來補救，還來得及，對，還來得及。趕快，遲了不行，趕快！（坐到桌邊，取過信紙，寫信，凝想，翻書。）我的腦子怎麼忽然不行了。對了，有了，這樣一定無問題。（一氣寫成。拿茶杯去倒了點水來，洒一些到信紙上面，拿起來端詳

一會，再洒一點。然後小心地把它折好，開抽屜，取出一只信封，看了看，大概因爲不合適於情書，仍放進抽屜，又各處找了找，沒有。匆匆地走了出去。）

芳（輕輕地溜了進來，走到桌邊，拿起剛才高拿的書，看了看。）情書大全！（微笑。拿過剛才高寫的信，看着，竭力忍住笑。有脚步声，連忙放好，走到一邊，裝做無事人的樣子。）

吳（匆匆走了進來）哦，爲了一盒萬金油，我跑了這麼多路。

芳那兒的烟紙店都有。

吳可是價錢不對。我連跑了好幾處，才知道已經漲價了。怎麼樣，還痛嗎？

芳痛得厲害。

吳到醫院去看看吧，不要是腦膜炎。

芳用不着，我想回去休息休息。密司突吳，再勞你駕，陪我回去好不好？

吳好，爲了高先生，我也應該陪你回去。

芳你這人，真是！

吳別生氣，我是說着頑的。他們都到那裏去了？

芳
都走了。

吳
那麼我們也走吧。(下)

—
幕
—

第五幕

〔時〕 第四幕之次日。

〔景〕 同第一幕開幕時，李從左門走了進來，琦跟在後面。

琦 表妹，這是千真萬確的。

李 誰說你是假的？

琦 你好像總不相信我的話。

李 (回過頭來) 我再來對你說一遍，我相信你的話，你的話完全是對的，行了嗎？

琦 我可以對你發誓，我並不騙你。

李 發誓？你的發誓恐怕和你的自殺一樣容易吧？

琦 唉，你要叫我怎麼說才好呢？

李 我已經相信你的話，你還急什麼？

琦 你的口氣，並不是真的已經相信。

李 就算你說的話完全是真的，與我有什麼關係？你這樣老是跟着我咕噥？（沒奈何地坐了下去）

琦 因為你忽然又變了卦。

李 我變了什麼卦？

琦 你還說沒有變卦，你看你昨天就不是這樣的。

李 昨天我是什麼樣的？

琦 昨天你一聽到他的名子，就皺着眉毛，表示不願意聽，今天不同了，難道一夜過來，世界整個地變過了？

李 變過了。

琦 並且你昨天待我的情形，也不是這樣的。今天你好像看見我有點討厭。

李 這是你的疑心，我爲什麼要討厭你？

琦 我難道看不出？

李 既然那樣，你不更應該不再跟着我嚕唆嗎？

琦 可是，我不忍看着你自討苦吃。

李 你的心腸那麼好！

琦 這不是心腸好不好問題，這是事實。

李 什麼事實？

琦 他自己就已對你表示過了。

李 表示過什麼？

琦 他並不愛你。

李 好，既然這樣，我也就索性把這件事揭穿。告訴你吧，昨天上午在這裏所說的話，都是假的。正像普通情形一樣，那是常見的一點小波折。

琦 小波折？

李 你就拿那一點當做了把柄，成天來纏着我，維琦，我勸你稍稍自重一點。

琦 依你說，他仍舊同你很好？

李 你怎麼說呢？

琦 要是那樣的話，爲什麼他又接受維芳？他又答應叫爸爸向他家裏提？

李 這與你有什麼關係？

琦 他既然不愛你，那麼，表妹，我對你盡的心也不算少，你該明白我的意思吧？

李 我不明白。

琦 表妹，你何必這樣固執，我究竟有什麼不如他的？

李 哼，真差得遠呢。老實說吧，從前我對你還有相當的尊重。

琦 現在沒有了？

李 現在我對你的人格，都起了懷疑。

琦 現在你討厭我了？

李 是的，我討厭你。你簡直近乎卑鄙。

琦 我有什麼近乎卑鄙？

李 哼，哼，作偽，欺騙，就想把人哄過去了。

琦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李 怪不得你會做戲，你裝得真像。

琦 你說什麼？我一點也不懂。

李 告訴你吧，我已經知道有人要造這種謠言了。我就想到是你，果然你來了。可是遲了，你真笨！

琦 你說這是謠言？

李 不是謠言是什麼？

琦 我親耳聽到他自己講的，反是謠言？

李 我剛剛接到他的信，反是假的？

琦 高敬祥的？

李 是的。

琦 信上說什麼？

李 你看呢？

琦 他說這是謠言？

李 算你聰明。

琦 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。

李 我真替你難爲情，你還有臉辯！

琦 你把信給我看。

李 爲什麼？

琦 也許那不是他寫的。

李 虧你想得出。

琦 這事真有點怪！

李 好，算他是假的吧，反正與你又沒有關係。

（吳走了進來）

琦 好，你來的正好，你來說說看。（向李）他也是到場所到的人。

吳 什麼事？

琦 昨天我們在老高那裏，他怎麼說？

吳 什麼他怎麼說？

琦 關於婚姻的事？

吳 這是什麼意思？你自己不也聽到的嗎？

琦 你說說看，我忘了。

吳 他說叫孫老伯先向他家裏提出來。

琦 你看他的意思是預備接受還是不預備接受？

吳 這個——（看着李）

琦 說呀，你是爽直人，怎麼扭扭捏捏起來？

吳 我看大概他會接受的。

琦 表妹，聽到了嗎？

李 （急得要哭）我不相信，你們是商量好了，來欺負我的。

琦 表妹，別那麼說，這不是我們兩個人聽到的，等會你問阿洪和妹妹，他們都知道。

李 我問誰？你們都是一夥，一夥。

吳 什麼事？別把我裹進去，我可沒有跟誰一夥。

琦 她說這話是謠言。

吳 怎麼謠言？

琦 是的。

吳 我幾時說過謊？

琦 她說她接到老高一封信，信上說有人要造這種謠言。

吳 高先生寫的？

琦 是的。

吳 他會寫這樣的信？

琦 所以呀，這就怪了。

吳 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。

琦 誰相信呢？

吳 他會變成那樣的反覆無常！而且他根本也不愛密司李。

琦 別說他，無論誰也不會那樣做的。

李 你們都是一夥，一夥壞蛋。

吳 密司李，我們雖沒有多接觸，可是我的脾氣大家都知道。我知道我自己的缺點，不過是嘴直一點，從不知道使什麼鬼心眼的。你可不能那麼蔑視我的人格。

李 你的人格一個錢也不值。

吳 好吧，這會我不同你辯，碰到他，你問他自己好了，看是不是他自己說的。

琦 對了，這是再好也沒有的。

李 我去告訴舅舅，你串同人欺負我。（下）

吳 這真是怪事。

琦 我也弄得糊裏糊塗。

（孫從外邊走了進來）

吳 （站起來）老伯出門的？

孫 吳先生，請坐。

吳 您坐。

孫 (向身上掏着) 賽半仙的生意太好了，前天叫人家請了去，昨天又沒得功夫，我把八字開給他，今天去拿了來。我拿錢給他收，只收了五塊錢。別人是非十塊不可的。(從身上掏出兩張紙，放在桌上。) 你們看，就憑這字，就看出是個有學問的人。

(吳琦，湊上去看。)

孫 我到李昱翁那裏坐了一下，他對這件事也十分贊成。他很佩服敬祥。

吳 那個李昱翁？

孫 美英的伯父。

吳 他們認識？

孫 新認識的。有程度的人，人家一見面就可以看出來的。昨天李昱翁還特地到他家裏去呢。

吳 對了，我們那會在那裏，不是有個姓李的去看他？

孫 (向琦) 你看，你能嗎？

琦 (忸怩了一下)

吳 老伯，八字上說些什麼？

孫 好極了，再好也沒有，一點不冲不尅。

琦 爸爸，您打算什麼時候提呢？

孫 就在這幾天，我正在想請誰做冰的好。

吳 怎麼請誰做兵，要兵做什麼？

孫 （得意地笑了一笑）這個，你們新學界的人未必懂了，冰人就是媒人，又叫月老。

吳 月老我是知道的。我們那次旅行杭州，到月老祠裏去頑過，我還求過籤呢。可是現在去不成了。

琦 爸爸，我們昨天已經把您的意思告訴了老——高先生。

孫 他怎麼說？

琦 他很高興。

吳 說叫您向他家裏提。

孫 你也在那裏的？

吳 是的，我們好幾個人在那裏。

孫 我知道他一定很高興的，他不比別人。

琦 可是要提醒您得早提。

孫 那自然了。

李 (跑了進來) 舅舅！舅舅！

孫 (驚訝地) 什麼事？

李 (怔怔地站着，要說什麼，但又不好出口。)

孫 什麼事？你說出來，孩子。

李 您別聽他們的話。

孫 什麼別聽他們的話？

李 他們是騙您的。

孫 這是我自己做的主，誰騙我？

李 高先生並沒有答應。

孫 胡說，維琦和吳先生當面聽他講的。

李 他們造謠。

琦 我敢發誓。

吳 我長了這麼大，這是第一次受人這樣的侮辱。要不是當着老伯，要不是你是個女的——

孫 吳先生，別介意。美英，什麼事，你這樣着急？

李 舅舅，我知道我說出來您一定要不高興，不過我顧不得那些，我不能再瞞您。高先生是我的好朋友。

孫 好朋友就是好朋友吧，你還能攔住他不定親？

李 不是的。

孫 美英，我不是不明白，你也大了，你看我替維芳張羅你着急，這也難怪。不過，我不是個偏心的人，我一樣也爲你操心，等這件事一定，我就替你物色。

李 不，舅舅，高先生已經和我約定了。

孫 約定了什麼？你的終身？

李 是的。

孫 這簡直是瘋話！終身大事，怎麼可以私下約定了？

李 可是我們也並不是不預備告訴家長的。

孫 那些且不管，他既答應叫我向他家提維芳，可見得你們的約定是靠不住的。

李 他並沒有答應。

孫 這真是豈有此理！

李 （掏出一封信來給孫）請您看這封信。

孫 （拆開來看着）這真怪了。照這上看起來，就是向他家裏提也沒有用了。這是他的親筆嗎？

李 是的。

孫 什麼時候寫的，也許是從前寫的吧？

李 不，剛才收到的，是昨天晚上寫的，您看那上面寫得很明白。

孫 （反覆看了一會。向琦，吳。）你們真是親自聽到他那樣說嗎？

琦 我要是騙您，我永不再見您。

吳 老伯，我就是再無恥，也不能當面說謊，又不是質對不出來的。

孫 這真把我攪糊塗了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這些年輕人好像故意要跟老年人開頑笑。

吳 我們也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。

孫 爲子女的，要不叫父母多操點心，好像就算不得好子女似的。這都是那些鬼學堂給教壞了的。這是我一着錯，當初就不該讓他們念書。

琦 爸爸，我可是聽您的話的，只有妹妹才不聽您的話。

孫 你是好人！

琦 （退回去做聲）

孫 可是現在怎麼辦呢？也不知道究竟那一個對。

琦 頂好是問高先生自己，別人說也沒有用。

孫 對了，誰去問他呢？

琦 我去，爸爸。

孫 不，不好，你去靠不住，非得我自己問他才好。不過那又有點不合適，做媒那有親自出馬的？

唉，這到底怎麼辦呢。

琦 那有什麼關係？我們是通家至好。

孫 不，那樣也是弄不清楚的。

吳 那麼我去請他來好吧，老伯？

洪 （和芳走了進來）用不着，用不着。

（大家都吃了一驚）

琦 你知道是什麼事？

洪 怎麼不知道，你們不是預備去找老高嗎？

琦 是呀。

洪 他就會來的。

吳 你怎麼知道？

洪 （指着桌上）那信上說的。

吳 你別開頑笑吧，人家在講正經事。

洪 誰不是講正經事？你去看看那信，那上面不是說在三點多鐘，他要來這裏嗎？

（大家都去看信，李驚訝地看着他們兩人。）

琦 （先從信上抬起頭來）你怎麼知道？你看見他寫這封信的嗎？

洪 我會算。

吳 別開頑笑了，老洪。

李 密司脫洪，你看見他親自寫這封信的吧？

洪 我沒有看到，是維芳看到的。

李 是昨天晚上寫的，是不是？

芳 是的。

李 舅舅，您聽。

琦 可是他昨天說，叫爸爸向他家提，你不是也聽見嗎？

洪 是的。

孫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我可更加糊塗了。

吳 對了，我想起來了。一定是你後來又哀求他，他可憐你，所以又變了調。他的心腸頂好，無論什麼事都是犧牲自己，成全別人。

洪 倒不是成全我，是成全他自己的錢袋。

吳 這又怎麼說？

洪 （向芳）你來告訴他們吧，這是你的事，又關着人的名譽，我不好多開口。

孫 好，維芳，你說出來這是怎麼回事？

芳 爸爸，您認錯了人。

孫 怎麼認錯了人？

芳 高先生本來是和表姐很好的，您要把我說給他，誰都以為他不會接受。他自己也說絕不接受的，後來聽說表姐的伯伯預備不把產業給她，他就變了。（向李）表姐，可是這樣的？

琦 是的，我親自聽到他這樣說的。

李 是的，有過這話不錯。

芳 所以——

李 不過信上不是說嗎？那全是假的。

芳 你別忙呀。所以哥哥和阿洪去問他的時候，他就答應叫爸爸向他家裏提了。

孫 胡說！不會的，這是你貶駁他。他一定因為敬重我，我跟他爸爸又是多年的交情，才答應的。

李 表妹！

芳 不，你聽我再說下去。

孫 對了，你讓她再說下去。

芳 我聽了他已經答應，我就急了。爸爸，我不瞞您，因為我已經和志揚有約。

孫 好，你們都不要我做主了？

芳 我想他既因為表姐沒有了產業就對表姐變了心，那麼我的產業要是沒有了，他或許也就不會答應提親的事了。所以我就去撒了個謊，我說您已經決定把我們產業都給表姐了，他果然相信了。

琦 妹妹，你不該做這種缺德的事。你自己好了，可害了別人。

芳 不，哥哥，也許這與你也有利。

吳 你怎麼知道他相信了，他並沒有那樣表示？

芳 這封信就是他的表示。

吳 怎麼見得他不是真的又想過來了？

芳 你聽我說呀，我本來先走了的，但是我沒有走，我躲在窗外看他，他那時寫了一封信就是這封信。寫好了之後，小心地用茶杯噴了些水到上面，那就是信上的眼淚，表姐，你一定把他當做真的了？

李 表妹，你爲什麼這樣攻擊他，難道你的意思變了？

芳 不，表姐，本來我不預備講的，因爲他既然再翻過來，就與我沒有關係。不過我一想不好，那樣豈不等於眼看着你跌進火坑？我怎麼忍心？

李 你說他竟是那樣的卑鄙？

吳 他絕不是那樣的人。

孫 我也是這樣想。

芳 你想，他已經與我沒有關係，我爲什麼還要騙你？

琦 對了，妹妹現在不會說謊的，根本沒有作用。

孫 你們各人有各人的鬼心眼，不曉得那一個對，我一概不聽，我照我自己的意思做，怎麼做？

孫 我原來預備怎麼做就怎麼做。

芳 爸爸，那不行，要是從前還可以，現在我就是死也不答應。

洪 而且要這種人做女婿，人不說您糊塗？

孫 這只是你們片面之詞，我可並沒有親眼看到。

芳 您要親眼見也容易。

吳 對了，還是找他來當面問問吧。我去找他。（要走）

洪 別急，找他來當面問嗎？你就是十個人說他不好，他都想得出法來叫你不相信。

孫 照我的意思做不好，找他來當面問也不好，你們到底要怎麼樣呢？

李 密司脫吳，請你去找他吧。

孫 （向芳）這樣吧，你既貶駁他一個錢不值，那麼就不把你說給他好了，算我自費了心思，你

沒福有好女婿。美英，你們既是有過約的，我來替你們作伐，好不好？明天我去替你推八字。

琦 爸爸，這樣的人，您怎麼可以替表妹作伐？

孫 不要你多嘴！

芳 表姐，不要答應。你一生的幸福，不要當做兒戲。

孫 豈有此理？你自己不聽話，還要慫恿你表姐！

芳 爸爸，您那樣做，是把表姐推進火坑，您自己將來也要懊悔的。

孫 只有你一個是好人。

芳 爸爸，您不妨試試他看；要是我說的錯了，那怕就是您叫我嫁他，我也甘願。

吳 這倒可以。

琦 對了。

孫 怎麼試法？

芳 您常說他心腸好，您不妨就扮個討飯的試試他看。

孫 我扮個討飯的！這是什麼胡話？

芳 爲了子女的大事，您就委屈一下，又有什麼關係？

孫 這不行。

洪 （拉了她一下）這怎麼可以？你太兒戲了，萬一——

芳 不不不，我已經看透了他，經了這一次，更加證實。你放心，這是萬無一失的。

洪 這太冒險了。

芳 爸爸，那有什麼關係呢？

孫 別的還可以，這個成什麼體統？

芳 聽您的話，好像變成新學界的人了。

孫 難道舊學界的人就是願意討飯的？

芳 古時多少做大官的，爲着別人的疑難事，還私訪呢。您爲自己女兒和甥女，就不能私訪一下？

孫 這算什麼私訪？

芳 這才正正式式是私訪。

琦 對了，這是正正式式的私訪。

吳 伯伯，您就試一試吧。

孫 不要去你們別的人去。

琦 好，那麼我去，不過爸爸不是看不到嗎？

芳 爸爸也去，在遠遠的地方看着，這個可以吧？

洪 這一定可以了。

孫 好，就是這樣。

芳 （向琦）走，我替你化裝去。

琦 可不能太難看哪。

芳 那自然了，我在劇團裏專門學的化裝，你忘了？

孫 你也去唱戲？

芳 不，有時跟哥哥去的。（做鬼臉，與琦下。）

吳 （走近洪）喂，你當真相信他是那樣的人嗎？

洪 我先前本來預備不相信的，可是一件一件事實接着來，不由我不信。

孫 我看都是你們捏造出來的。

洪 捏造出來的一件也不是捏造出來的。

吳 那封信就是。密司孫在窗子外邊，他在屋裏寫信，她有那樣長的眼，會看到他寫的是什麼？

洪 她不是在外邊看見，她是在桌子邊看到的。

吳 這更不像，那樣的信，他怎麼會讓她看呢？

洪 自然這是難怪你懷疑的。不過我講出來，你就相信了。

吳 你講。

洪 維芳不是剛說過嗎？她躲在窗子旁邊，偷看他寫信。他寫完之後，天緣湊巧，沒有信封，他出去買信封，維芳趁這機會進去了，你說這個也不可能嗎？

吳 偷看人家私信，是不道德的事。

洪 誠然這是不道德的，不過因此竟發現了這樣大的秘密，倒變成再道德也沒有的了。

吳 假如這些竟是真的，他成了什麼樣的人！

洪 成了你五體投地崇拜的人。

吳 你先別樂，也許等一會事實就要完全變過來的。孫老伯證明他是好人，那時你看了人家樂，哭都哭不來。

洪 一點不錯，一會就有事實表現。你看着好了。有人要哭的，不過不是我。

吳 我看一定是你。

洪 絕不是我。

吳 一定是你。

洪 我們打個賭好嗎？

吳 好，隨便你賭什麼。

洪 別隨便賭什麼了，準是你輸。

吳 那不管，我就認着輸和你賭。

洪 算了吧，我不想贏你的。

吳 我知道你不敢賭麼。

洪 好，就算我不敢吧。我來問你，假如孫老伯再證明我們的話是不錯的，你還信仰他，和他做朋友。

友吧？

吳 依我看，就不會有那麼回事？

洪 假如有呢？

吳 那我一定和他絕交。

洪 好，這才是對的。（和他握手）我們做朋友

吳 我看你是空歡喜一場。

（琦芳上，琦化裝爲一乞丐。）

芳 你們快看看我的手段如何，還看得出是哥哥嗎？

吳 像極了，一點也看不出。你的手段真高明。

孫 （幾乎發笑）也就是這個料賬。

琦 阿洪，你看有沒有什麼地方要改正的。

洪 好，就這樣行了。

芳 （取來一根竹竿）哥哥，這個。

琦（連連搖手）不要不要，那樣太難看了，又不是打街的瞎子。

芳 有這個才像些。

琦 我已經想好了，我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個人，手裏拿着一封信，問過路人到楊樹浦去有多遠，要是誰告訴他很遠，他就說有病不能走，要坐車沒有錢，向那人討錢。先前我也以為是真的，後來來回走過好幾趟，看他都在那裏，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

芳 你就預備扮那樣的人？

琦 是的，你去找一個信封給我。

芳 我那裏都是洋式信封，行嗎？

琦 不好，要中國信封。

芳 那怎麼辦呢？表姐那裏有嗎？

李 有。

芳 你快去拿來。

李 要你自己去拿。

芳 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，你去一下吧。（走過去擁她）

李 （勉強地走了出去）

芳 哥哥，你先表演一下，讓我們看看好嗎？

琦 洩露了天機，等會就不靈了。

芳 不，讓我們看看有沒有破綻，別叫他瞧出來，那不就白費心機了嗎？

洪 維琦，你就表演一下吧。

琦 好，我就來預習一下。（表演。舉着手把信給人看。）先生，請問您到小沙渡路怎麼走？

芳 不曉得。

琦 請您行行好吧，您看我這樣可像個討飯的？我是剛從鄉下逃難出來的，家裏房子燒了，一家七口都衝散了，不知道現在流落在什麼地方，我要找親戚，又不曉得他們住在那裏，請您做做好事吧。（回復原狀）

（李拿着個信封走了進來，交給芳，芳遞給琦）

琦 （一面走到桌邊去拿筆，一面說話。）怎麼樣，行了嗎？

洪 行是行了，不過聲音恐怕會聽出來，最好用上海話講，會吧？

琦 （寫着信封）勉強。

洪 那麼你再講講看。

琦 （用上海話把前邊的話又講了一遍）

洪 好了，可以了。（看錶）快去吧，快到三點鐘，他該來了。

芳 好，哥哥，你去吧。

琦 （向外邊走）爸爸，走吧，您可要隱在看不見的地方呵。

孫 好，好，隨你們怎麼樣好了。

芳 這不都因為您嗎？

孫 怎麼因為我？

芳 您要是不固執，用得着這些？

孫 要是沒什麼岔，你可要聽我的話了？

芳 不過先說定，他要是兩個人來，或是旁邊有人，可都不算。

孫 這又是什麼道理？

芳 自然有道理了，您去吧。（孫偕琦下）

芳 爸爸真有趣，演戲不讓我們演，聽說古時大官也私訪，就讓哥哥去了。

吳 我出去一下。

洪 爲什麼？一會有熱鬧看呢。

吳 等會再來。

洪 游藝會要編戲，就拿這個當做材料，是一篇很好的喜劇呢。

芳 對了，把我們都編進去，連爸爸也編進去。不過，結果還沒有知道呢。

洪 那沒有什麼關係，照故事的發展看下來，絕不會是個悲劇。

芳 是的。

洪 也許又被他哄過去，可就糟了。

芳 不會的。我敢擔保，只要他認不出是哥哥，又沒有別人在旁邊，絕不會出岔。

李 我真替你們難爲情，看你們樂的那樣！不要等會事情翻過來又該垂頭喪氣的了。

芳 我們要垂頭喪氣，你也不得與高彩烈，你想想看。（突然）呵呀，我想起來了快些。

洪 什麼？

芳 快快去，快呀？

洪 （向外邊跑跑，又回頭跑跑。）什麼事呀？

芳 密司脫吳一定是去報信去了。

洪 對了，這怎麼辦？（急得手足無措）

（李微笑着）

芳 快去把他追回來。

洪 我去，我的腿長，跑的快，（下。跌了一交，爬起來呼着痛跑了出去。）

芳 （趕了過去）怎麼樣？跌傷了沒有？

洪 （已跑了出去）不，沒什麼要緊。

芳 看你這人，怎麼這麼不當心？

李 這是促狹的報應。

芳 人家受了傷，你還幸災樂禍。

李 誰讓他心不好？

芳 （回過來，忽然想起。）表姐，你的伯父到底因為什麼說要把你的產業不給你？

李 不為什麼。

芳 你說出來，看是什麼原因，也許我們可以叫爸爸替你講個情。

李 用不着，我不想要了。

芳 為什麼不想要？有些人正是看着我們的產業，才跟我們要好呢。

李 我看也不見得。表妹，我說你何必也跟他们攪在他們一道，說這樣的話？

芳 不是我要跟他们攪在一道，事實是這樣的。

李 做人真難！

芳 不管這些，你把那原因告訴我吧。為什麼一定要瞞住呢？

李 我難過。

芳 怕什麼呢？你既不願意讓人知道，難道妹妹還會講出去？告訴我吧，只告訴我一個人。

李 要我回去我不願意回去。

芳 只爲這樣一點事[?]既然一定要你回去，你就回去一下，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嗎[?]

李 要是能回去我還不回去[?]

芳 又爲什麼一定不能回去[?]

李 因爲——

洪 (擁着吳進來) 我跑的快不快[?]

芳 看你頭上那麼多的汗。

洪 (揩汗) 運動會的時候，我得過百米第一。

李 一個人跑的[?]

洪 別開頑笑。

芳 密司脫吳，你是不是預備去告訴高先生[?]

吳 不是的。

芳 不是你爲什麼現在要走[?]

吳 我不是回來了嗎？

芳 (向洪) 怎麼樣，不要緊嗎？

洪 已經好了。

芳 這個也大可以寫到戲裏去。

洪 這與戲有什麼關係？

芳 這不是很好的笑料？

洪 世上笑料多着呢，都要裝進戲裏去？

芳 可不是戲劇的要素，不就是噱頭？

洪 戲劇的要素就是噱頭，誰教你的？

芳 你怎麼說？

洪 你要把所有的噱頭，不管有沒有關係，一骨攏都裝進你的劇本去嗎？

芳 是呀，那樣才算是好的劇本。

洪 別做你的夢吧。

芳 失敬失敬，今天才知道你原來是個大藝術家。

洪 早就是了，你才曉得。

李 密司脫洪這樣一本正經地講話還少見呢。

洪 可不是嗎？因為腿痛，滿心想幽默點，可是幽不起來，沒法。

芳 只有兩種情形，是你不幽默的時候。

洪 哦？你看得我這樣清！

吳 那兩種情形？

芳 第一是腿跌傷的時候。

吳 第二呢？

芳 第二，第二——我又忘了。

吳 我替你說了吧？

芳 你說說看。

吳 第二是孫老伯要把你提給高先生的時候。

芳 我早就知道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來。

洪 老吳還有這一手，倒看不出。

吳 不是嗎？你自己不肯說，我當然替你說出來了，第一是腿跌傷的時候，第二……

高 （停在門口）

吳 （瞥見）好了，你到底來了。

高 （走進）誰的腿跌傷了？

洪 我。

高 怎麼的？

洪 向密司王求婚跪壞了的。

高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？

洪 你不相信嗎？那麼我要告訴你眼淚流了一茶杯，你更不信了？

高 （搭訕地向吳）你們在等我嗎？

洪 豈但等你，簡直等壞了。

吳 高先生，他們——

洪芳 （一齊）老吳，你——（吳只得停住）

高 什麼事等我？

洪 自然有事了，而且很要緊。

高 是關於游藝會的？我也正要和你談這個。

洪 倒不是那個，那沒有這樣急。

高 你好像在說笑話。難道你沒有看到難民受苦的情形？簡直是刻不容緩的，你倒說那不急！

洪 高先生真熱心，簡直是如來轉世，那些難民要是知道了，一定要燒香禱告替你求福的。

高 那裏那裏，這是良心驅使我們這樣做的，何嘗爲了別人的感激？只有那些假慈善家才這樣

存心。（看看各人）

洪 當然高先生是真慈善家了，那是我們早就知道的。

高 （聳聳肩）別開頑笑。

吳 他們說你——（又給洪等擋住）

李 是的，你應該自己分辯一下，他們說——

芳 好表姐，你等一會好不好？高先生，游藝會裏要的劇本，他們已經找到材料了。不過結構，還沒
有安排好。

高 得快點才行。

芳 那一定，絕不會誤事。

高 （走近李身邊）那封信你收到了吧？

李 收到了，就是爲的——

芳 表姐，我求你，這不是爲別人，也是爲的你呀。

高 （懷疑地退了過來）怎麼樣？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游藝會的事好嗎？

洪 不。人不齊，同時在這裏也不倫不類。還是等會到學堂去找個會場比較鄭重一點。

高 那麼我們現在就去了。

芳 時間還早呢。

洪 孫老伯做事，真叫人莫名其妙。

(大家都出其不意地看着他，有的問：「什麼？」)

洪 昨天他說把產業給密司李，今天却又收回去了。

高 (有點驚訝) 是嗎？

洪 你說可是怪事？

高 那真是——好極了。

李 他幾時說的你盡愛造謠言。

高 他老人家沒有說？

李 都是空話。

高 (鬆了口氣)

琦 (從外面進來孫跟在後面) 先生，幫個忙吧。

(大家都忍住笑)

高 孫老伯。

孫 唔。

芳（厲色地）滾，你這討飯的好不懂道理，怎麼隨便亂闖，跑進人家的客廳！
琦 我不是討飯的，我是才從家裏逃出來的難民，斷了盤纏，請你們做做好事。

芳 這是客廳，懂嗎？快走！

高（上前攔住芳）呃，密司孫，別這樣。他們可憐的人，是不懂得什麼的好，（掏錢）我給你。
芳 不要給他，這樣不懂道理的人！

吳 高先生，別聽他的話。

李 多給他一點。

高 我給你兩毛錢，兩毛，行了嗎？去吧。

（洪芳失望）

琦（接了過去）請您掉給我銅板好嗎？

高（向身上摸了摸）我沒有銅板，你到烟紙店去兌一下吧。我再給你一個銅板，算補給你的貼水。（給他一個銅板）

琦 頂好現在就有。

高 爲什麼？

琦 我想把這錢分給他們幾位。

高 你是什麼意思？

琦 因爲你是給他們的。

高 咦，你這討飯的真怪！爲什麼說這樣的古怪話？

琦 剛才你爲什麼不給我？

高 去吧，我不同你一般見識，真豈有此理！（走了過去）

琦 真豈有此理！（把錢摔到地板上，回復原來的聲音。）爸爸，看見了吧，這是你親眼看到的。

高 （回頭仔細望了望，怔住了。）

吳 （走到孫前）老伯，您要證明他的心腸好，他這樣做，還不夠嗎？

琦 你們不懂，剛才的情形，我氣壞了。我向他苦苦地哀求，他連正眼都不看我，連聲地叫我滾滾滾，罵我可惡，擋住他的路，我跟他後面求也不行。可是到這裏，他就完全變了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？

高 維琦，我知道你鬧着頑，所以我也故意跟你開個頑笑的。

琦 別花言巧語了，誰還不明白？

洪 可是他的心腸挺好的。

高 密司脫洪，你是知道我的。

洪 他頂容易淌眼淚了，淌起來總是一茶杯一茶杯的淌。

高 ？

吳 他們說你寫給密司李的信上的眼淚是水洒上去的。

高 隨他們怎麼說好了。

吳 他們還說你聽到密司李沒有了產業，你就要跟密司孫訂婚，等到聽說孫老伯要把產業給

密司李，你又寫這封信給密司李，現在你可以表白一下了，你究竟是不是這樣的？

高 好，我都承認。

李 原來你是這樣的人！我真傷心！

高 難道你也相信嗎？

李 你爲什麼不辯白？

高 我不要再跟他們辯，人要處得長才知道的。

芳 可是現在我們處的也不算短。

高 好吧，隨你說吧。

孫 平心而論，要說高先生是一個怎麼樣的壞人，我看也不見得。不過你們一班年青人，到底攪的一些什麼把戲，我越來越不明白。我還是老實點的好，從此不管你們的事。聽你們自己攪去，好也罷，歹也罷。

芳 爸爸，您不再干涉我們的婚事？

琦 爸爸，您讓我們自己做主？

孫 好好，你們的事，由你們自己做主，我不再干涉你們。

芳 （走到洪身邊，親熱地掛着膀子。）爸爸真是個好人，你說是嗎？

洪 已經好了幾十年了。

孫 可是有一件，錢仍得由我管。

琦 那自然了，只要戀愛的事，您讓我們自由，別的什麼都隨您的便。

孫 我也要去休息休息了。高先生，你坐坐，別計較，年青的人總愛頑皮。（下）

高 （帶笑地）您說的是，我不計較的。

琦 （走到李身邊）表妹，你接受我的心吧？

李 我不敢。

琦 現在你還有什麼猶疑呢？

李 我怕你一高興，高興死了。我不成了殺人的兇手？

琦 不會的，那是說着頑的。

李 （遲疑地站起來，看了看高，也掛上膀子。）

琦 我們看戲去吧。（向芳）前天就答應請你的，一直沒有功夫，今天補請，老洪也去。（一齊向

外邊走）

洪 好的。老吳去吧？

吳 我不去。我要預備化學。

洪 高先生呢，一齊去吧？你不會介意吧？

高 不，開開頑笑，算什麼呢？你們預備到什麼地方去？

琦 大光明。

高 你們先走，我隨後就到。

琦 游藝會要的劇本，明天就有。（與洪、李、芳同下）

高 （望着他們的去路，慢慢地伏到桌上。）

吳 我真難過，你爲什麼要像這樣？我從前完全錯認你了。好，我們再見吧。（向外邊走）

高 （抬起頭來）難道你也相信這些是真的？

吳 難道還是假的？

高 真是真的。不過你不明白我是什麼用意。

吳 你還有用意？

高 自然了。你別急，讓我告訴你。

吳 （回了進來）你講講看。

高 我是故意那樣做的。

吳 你是故意那樣做的？

高 是的，因為我要擺脫愛情的糾纏。

吳 爲什麼？

高 （這些話切不可對着觀衆講）現在國難這樣嚴重，真是一髮千鈞的時候。有血性的青年，誰不是殫心竭慮，想着怎樣報答國家？誰還有閑心情，去攪什麼愛情的鬼把戲？他們不斷地纏着我，長此下去，我的壯志，我的豪氣，不就斷送了嗎？所以我想出這個方法來，故意讓他們尋出我的破綻。好自動地斷絕我。

吳 （感動地）原來你是這樣的用心，不惜這樣大的犧牲？

高 可不是？

吳 唉，我的性子太躁了，幾乎誤了事。我向你道歉，剛才我太莽壯，你不介意嗎？我懇求你繼續做我的朋友，你願意嗎？你原諒我嗎？（伸手過去）

高 （和吳握手）沒有關係，我是可以原諒人的。

吳 那麼我們走吧，以後別再到這裏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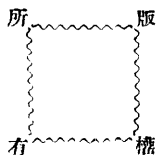
高 鬼才再到這裏來。（剛要走出門，又折回來。）你幫我找找剛才兩毛錢掉在什麼地方。（兩人俯身尋找）

吳 在這裏。

高 （跑過去拾了起來）還有一個銅板呢？（再俯下身子去找）

——幕——

中華民國廿九年五月初版發行
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再版發行



光明文藝叢書
枉費心機 (五幕劇)

實價國幣一元一角 (外埠另加寄費匯費)

著者 石靈

主編者 光明文藝叢書社

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

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
電話九六四二〇
光明書局

支店 昆明 重慶 桂林 曲江 金華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06 5780B



~~1662723~~

83688